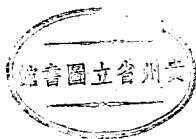


500
著西佛熊

孫子的族民華中

種一第集劇戲戰抗



會進促育教民平華中
編主團劇戰抗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抗戰劇團主編

抗戰戲劇集

- | | | | |
|-----|---------|------|------|
| 第一種 | 中華民族的子孫 | 熊佛西著 | 一角五分 |
| 第二種 | 爆發的北平 | 周彥著 | 即出版 |
| 第三種 | 秦良玉 | 楊村彬著 | 即出版 |
| 第四種 | 犧牲 | 劉念渠著 | 即出版 |

戰時戲劇半月刊

每月五日，廿日出版

每冊售價五分

序

『穿過都市，深入農村。』是我們平教會抗戰劇團的口號之一。

但是有些關心我們的工作的朋友却認為我們過於重視鄉村宣傳，忽略了都市，應該鄉村與城市并重。最近有一位朋友曾以熱情的口吻對我這樣說：

『你何必帶劇團下鄉呢，其實在大城市裏的那些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的人，在敵人的飛機未來投彈以前，還希望你們多演幾次宣傳劇給他們看看！』

聽了他的話，我相當的受感動，因此我乘隨劇團下鄉演劇之便，偷閒寫了這齣『中華民族的子孫』。

但是近十年來多為農民寫劇，很少為市民寫劇，所以筆墨生疏，內容與技巧自知失敗。加之在倉卒間為劇團諸同志催促而脫稿，未得時間潤色。敬希熱心抗戰戲劇的同志，多多指教。

一九三八，三月十二日。熊佛西配於新都

中華民族的子孫

人物：

王平泰——年約六十，大糧商，漢口華豐公司的總理，聲勢煥赫於時。

王克德——年約二十八九，平泰的次子，愛花鳥，愛金魚之花花公子。

王立民——年約二十三，平泰的幼子，北平某大學的學生，熱血青年。

王麗梅——年約二十，平泰的幼女，高中學生，愛國青年。沒有一般女子的浮華習氣。

美桃——年十八，平泰的寵妾。

周明光——年約三十七八，一典型的流氓，平泰的走狗，華豐公司的經理。

孫國達——年約二十三，四的熱血青年，錫奸團團長。

陳媽——年約三十，女僕。

小孔——年約二十三，四，男僕。

馬雨林——年約三十，偵探長。

小六——旅館侍者。

莫羅珂夫斯基——年約五十，白俄，日本之間諜。

時代——空前困難的時代。
地點——漢口。

第一幕

景

王平泰公館的小客廳。左邊通王平泰的書齋和寢室。右邊是過道，通外院。正中是一排雕花格子窗，隔壁是大客廳。這裏的陳設是中西合璧，有新式的沙發椅，有古香古色的紅木棹，有泥金對子，也有西洋油畫，有北平式的站燈，也有西門子的電扇。這屋子裏的陳設的品質雖佳，但看上去總難免不帶一點兒俗氣。

別忘了，格子窗上還掛着幾個烏龍，和一隻綠毛紅嘴的鸚鵡。此外牆上還掛着一個網球拍子，紅木炕上擺着一副鴉片烟具。從此可以看出劇中人物性格的分歧與複雜。

今天是王平泰的六十壽辰，正是南京失陷的第二天。八仙棹上擺着一

大盆壽桃。四壁掛着壽幛壽聯。開幕時，籠裏的小鳥歌唱着，鸚鵡不斷的報着：『恭喜！恭喜！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大慶』的喜信。

麗梅坐在沙發椅上發呆，彷彿很有心思。陳媽頭上插着一朵紅花，笑嘻嘻的端上一碗麵給麗梅。大客廳裏不久就要開戲了，這時正在打鬧台。

陳媽 大小姐，給您道喜！

麗梅 道什麼喜？

陳媽 老爺今天不是六十大壽嗎？

麗梅 六十歲有什麼稀奇？還值得大驚小

怪嗎？我問你陳媽：誰到車站去接三老爺了？

陳媽 小李一早就去了。說不定一會就要到。真巧，三老爺剛趕回來和老爺拜壽！小姐，您彷彿又在生氣似的！今天別生氣！今天應該喜氣洋洋的！對

！您請吃麵吧！

麗梅 你知道，我向來不喜歡吃麵的！

陳媽 可是今天這碗麵您不能不吃，大小

姐。

麗梅 爲什麼？

陳媽 今天不是老太爺的六十大壽嗎？

麗梅 我不吃！

陳媽 這是壽麵！

麗梅 不管什麼麵，我也不吃！

陳媽 這麵吃了會富貴如意，長命百歲，

升官發財的，小姐！

麗梅 陳媽，別在這兒囑咐！

陳媽把麵碗送過去，麗梅起身，

恰把麵碗碰落於地。這時美桃和

周明光正從外面進來。她是一個

極端風騷的少女，他是一個典型

的流氓。這是上帝的旨意，把他

們配成一對。

陳媽 噯呀！小姐！

麗梅 誰教你在這兒囑咐！

陳媽 天呀，這怎麼得了！

麗梅 用不着駭成這個樣兒，把碎片掃了

就完了！

陳媽掃碎瓷片。

美桃 這是怎麼一回事，陳媽？

陳媽 這是……這！

麗梅 這事和陳媽不相干！是我摔的！

美桃 你可知道，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大壽

？

麗梅 用不着你管！

麗梅起身往外走去。

麗梅 小孔！小孔！今天的報怎麼還沒有

來？

美桃 陳媽，老老實實的告訴我，這是怎

麼一回事？

陳媽 姦太，這不能怪我！

美桃 你可知道，今天是老爺的生日，牌

破東西是多麼不吉祥的事情？

陳媽 可是這不能怪我，姨太！

美桃 不怪你，怪誰？

明光 美桃，你不要兇她，問她是怎麼一

回事？陳媽，我知道這不能怪你，你告訴姨太這碗究竟是誰捧的！

陳媽 是小姐捧的。

美桃 她為什麼要捧碗呢？

陳媽 我說今天是老爺的生日，我好意端一碗麵來給她吃。

周明光吃烟捲。

美桃 她就很有生氣的連碗帶麵都摔在地下，對不對？

陳媽 是的。她說這年頭還做什麼壽！

明光 這丫頭的脾氣也真夠怪的了！昨天那種樣子，不但把我弄得寒極了，就是你也下不了台。這都是那些共產黨

王八蛋子把她教壞的！

陳媽下。

美桃 聽說她近來常和那般的傢伙來往？

明光 孫國達就是一個壞蛋！

美桃 嘿，明光，我倒要問你，這丫頭是

不是和孫國達有一手？

明光 這個我倒不知道，看他們那種親密的樣兒，總難免吧。

明光 把抽了一半的烟捲遞給美桃

日子快到了。

美桃 這丫頭就要開始倒霉了，我報仇的

明光 這話怎講？

美桃 老爺這一次做壽，我們大家不是都主張大大的熱鬧一下嗎？

明光 這丫頭反對嗎？

美桃 她豈止反對！你猜昨天她向老爺說甚麼？她說：『在這個困難嚴重的時候做壽，簡直是漢奸！』

明光 老爺聽了，怎麼說？

美桃 自然把老爺氣壞了！我藉了半夜，才把老爺的氣消了。老爺現在不喜歡這丫頭了，我知道。所以我們現在不要錯過這個機會。

明光 我們倆的關係只有她知道！

美桃 她日夜都在想法子把我轟走。可是她越討厭我，老爺越愛我！

明光 老爺寵你，我就吃醋。

美桃 大傻瓜！這完全是我的一種手段。

你以為我真愛他這麼一個老頭子嗎？我愛的是他這玩藝兒——鈔票！

明光 我知道你愛的是我！

美桃 你？哈哈。你別太自信了吧？

明光 那麼你不愛我，美桃？

美桃 我愛上了一位標準美男子！

明光 是誰？

美桃 用不着這樣着急，這個人你遲早總

會知道的。

明光 我認識他不？

美桃 你不但認識他，而且……

明光 而且是我的朋友？

美桃 一點兒不錯，并且是你的好朋友！

明光 好朋友？是姓孫的那小子嗎？

美桃 不折不扣，正是他！

明光 嚟呀，美桃，你怎麼會愛上了這麼

一個流氓？

美桃 A，我就愛上了他！

明光 我懷疑他是一個共產黨！

美桃 不管他是什麼黨，我都愛他！

明光 美桃，你不是說笑話的吧？

美桃 你看我像說笑話的樣子嗎？

明光 那麼你不愛我？

美桃 你何曾愛過我？

明光 天在頭上，我還不愛你？

美桃 你是愛我？



明光 不愛你，愛誰？

美桃 正像我愛那個老頭子一樣，你愛的

是我的鈔票！

明光 你這個壞女人！

美桃 說到你心坎裏去了吧，還有……

明光 還有什麼？

美桃 你還愛我的勢力。你知道老頭子寵

我，你就想利用我多向老頭子說幾句

好話，對不對？你別以爲我們女人都

是傻瓜！

明光 美桃，你冤枉了我！

明光 正把美桃的一隻手緊緊的握

住時，麗梅和小孔上。

麗梅 對不住！

小孔 吓！

美桃 小孔！你吓個什麼勁兒？

小孔 不是，絨太，不是，我是剛才——

美桃 你是剛才怎麼着？混帳東西！

小孔 絨太，請你別生氣，只怪我好吃，

不知誰缺德，放了一塊豆腐糖在廚房

裏的案板上，我就拿起來吃了，那知

裏面有些些沙子，「吓，吓，吓」。

明光 你還吐？

小孔 這不怪別的，周先生，只怪我這人

太不規矩了，愛佔小便宜，見糖就愛

吃！吓！吓！吓！

美桃 還不替我滾下去！

小孔 是！

美桃 你替我當心一點兒！

小孔 是！

小孔 欲下。

麗梅 往那兒走？還有一張報呢？

小孔 對了，還有一張報。我真迷糊糊塗了

，還短今天早晨的一張報。陳媽！陳

媽！你看見今天早晨的報嗎？

美桃正要進去，陳媽却從裏面出

茶，兩人碰了一個滿懷。

美桃 你瘋了嗎？

陳媽 真是對不住，姨太，我瞎了眼！

美桃 不知道你慌張些什麼？

陳媽 對不住！對不住！

美桃 你們這些東西越來越不成樣兒了，

都給我當心一點兒！

明光 「頓時變為恭敬的樣子」姨太，請你

進去看老爺起來了沒有，說我來給

他老人家拜壽來了。（轉向小孔）外

面客人都來了嗎？

小孔 來了許多客人。商會的王會長，華

豐銀行的孫經理，趙局長，吳委員，

馬主席都來了。對了，我還忘了還沒

有去報告老爺呢！

美桃 老爺還沒有起來呢！一看見你這個

慌慌張張的樣子就討厭！

小孔 那麼大老爺呢？

美桃 瞎了你兩隻眼，你不會瞧壁上的鐘

嗎？

小孔 （看壁鐘）對了，剛十一點一刻，不

到十二點是不准叫大老爺的！那麼誰

去禮堂裏陪客呢？還是你出去一下吧

，大小姐？

麗梅看報，忽然哭泣起來了。

小孔 這是爲了什麼，小姐？

陳媽 看報看得好好的，怎麼又哭起來了

呢，小姐？

明光 今天是老爺的壽誕吉日！

麗梅 你少管我們家裏的閒事！

美桃 大概是神經病又發作了！

明光 真不是好現象，老爺今日六十整壽

，一會兒打破碗，一會兒又哭哭啼啼

的，成什麼樣子！

麗梅 周明光！你是什麼東西、我們家裏

的事情你配管嗎？

明光 大小姐請客氣一點兒，別罵人！
麗梅 罵人！罵了你這個流氓，怎麼樣？

漢奸！

明光 你再罵我就揍你！

麗梅 我偏要罵！漢奸！漢奸！漢奸！

麗梅氣盛，衝上前去，周明光反
倒躲下來了。

美桃 明光，你出去替老爺陪客吧！

美桃入內，明光往外走去。

小孔 （朝著周明光的背影兒）他媽的，不

拿面鏡子照照自己臉！配嗎？小姐，
你認得真對！

陳媽 小姐，你究竟爲了什麼哭得這樣傷
心！

小孔 一定是這報上登載了什麼凶殺案子
吧？

陳媽 我們小姐真是一副慈善心腸！

麗梅 你們別在這兒胡說八道的！你們知

道嗎？我們的首都南京昨天已經失守
了！

小孔 啊？我們的南京已經失守了！

陳媽 是真的嗎？

麗梅 中央社的電報還會錯嗎？

小孔 他媽的日本鬼子！

陳媽 我的女兒和外甥都在南京呢！現在
不知道是死還是活呢？（說着也流下
淚來了）。

此時禮堂裏有人唱「斬黃袍」孤王
酒醉桃花宮一段。掌聲如雷。

麗梅 陳媽，你買了救國公債嗎？

陳媽 什麼叫救國公債，大小姐？

小孔 我知道了。救國公債，就是把這筆

錢用來買槍砲子彈，好叫咱們打日本
鬼子！

麗梅 一點兒不錯。你願意打日本鬼子嗎

，小孔？

小孔 好，誰要不願意打日本鬼子，他就是漢奸！

麗梅 那麼，你能出一點錢嗎？

小孔 可是大小姐，我是一個沒有錢的人。

麗梅 你在這兒每月賺幾塊錢？

小孔 五塊。可是我的父母妻子兒女一家

七口都指望着這五塊錢養活着他們呢。

麗梅 這倒是的。倒不在乎捐多少錢，祇

看盡了力沒有。現在我和孫先生他們

在募一筆款子去慰勞傷兵，你能隨意

捐一點兒嗎？

小孔 我身邊只有肆角錢，我統統捐了，

好不好？

小孔 掏出四角錢給麗梅。

麗梅 好極了。你呢，陳媽？

陳媽 我祇有一角錢。

麗梅 一角錢也是好的。你們的一角錢，

比那些有錢的一萬塊錢還要珍貴！

小孔 大小姐，我不懂，那些有錢的人爲

什麼不多捐些呢？

陳媽 對呀，他們爲什麼不多捐些呢？漢

漢口市有的是財神爺呢！

麗梅 說的是囉。他們非得等國家亡了，

他們的錢都沒有用了，他們才肯拿出

來。但是那時候可太晚了！

小孔 大小姐，南京真失守了嗎？

王平泰，頭等商人的模樣，拿青

雪茄煙從裏面出來。美桃跟在後

面。

平泰 小孔，周先生來了嗎？

小孔 老爺，我給您磕頭，拜壽！

小孔 伏在地下磕了三個響頭。

陳媽 老爺，我也給您拜壽！

陳媽也磕頭。

美桃 好了，你們都到廚房去吃麵得了！

小孔 姨太，我還忘了給你道喜呢？

陳媽 對了，我也糊塗了！

小孔 陳媽給美桃請安。

美桃 得了，得了！

麗梅 爸爸！我有一句話給你說！

平泰 有話等一說，我這會兒有要緊的

事情。

麗梅 有什麼要緊的事情，是不是見周明

光？

平泰 對了。

麗梅 我希望爸爸別引狼入室！

平泰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麗梅 不久爸爸自然會明白！

平泰 麗梅，你好好的念書吧，少管我的

閒事！去！有話停一會兒來說！

麗梅下。陳媽下。小孔欲下。

平泰 小孔，周先生在前頭嗎？

小孔 在客廳裏。

美桃 我叫他先給您陪會客呢！

平泰 你去請他來。

小孔 是。還有，報告老爺，三少爺，不

是今天早車到嗎？我已經叫小李到車

站接去了。

平泰 好吧。

小孔下。美桃爲平泰燃火吸烟。

平泰 麗梅這孩子真叫人生氣！

美桃 今天是您的生日，大家都在爲您歡

喜，您自己可別生氣呢！

平泰 你瞧她剛才這個樣兒？怎麼叫人

生氣？

美桃 她究竟年輕。

平泰 年輕？今年已經十九歲了！十九歲

的人應該很懂事才對。

美桃 不過也在乎各人。

平泰 可不是嗎？你今年也不是十九歲嗎？

？——怎麼這樣備事呢？

美桃 我那兒有十九歲，我才十八歲多一點兒。

平素 你真算得仔細，十八歲多一點兒，不就是十九歲嗎？

美桃 那可不行。十八歲和十九歲的分別大着呢。十九歲和二十歲更不同了。

平素 麗梅這孩子與你比起來簡直相差太遠了。

美桃 她是漢口大糧商的大小姐，怎麼與我這窮姑娘比呢？

平素 你現在也不錯呀，也是漢口大糧商的寵妾呀？

美桃 可是人家是摩登的女學生呢？

平素 唉！什麼狗屁女學生，將來都還不是給人做姨太太的嗎？

美桃 嘿！您可別瞎說，你自己的女兒不也是女學生嗎？

平素 我真想給她配個人家。

美桃 你給她配個人家？少做點夢吧？她自己早就給她配好了人家呢！

平素 你這話什麼意思？

美桃 難道她和孫國達的關係你還看不出來嗎？

平素 這個我倒不知道。你不是說孫國達這小子是共產黨嗎？

美桃 他不是共產黨我不敢說，不過麗梅近來的確被他帶壞了！譬如今天是你的壽辰，照禮做女兒的應該高高興興的來給父親拜壽才對。可是麗梅不，陳媽剛才好意送一碗壽麵給她，她不但吃，反而把它摔在地下。剛才不知又是爲了什麼在這兒哭哭啼啼的。這一切都是表明她心目中沒有你這個父親，目無父母，無師長，都是共產黨的信條呢！

平素 是的嗎？

美桃 你可以問明光，他對於共產黨的玩

藝兒知道得最多。

周明光上。

明光 總理叫我嗎？

平素 是的。

明光 可是外面沒有人陪客。

美桃 我去。給我一點錢，我去陪他們打

牌。

明光 對，王會長孫經理的太太都來了。

平素 要多少？

美桃 先拿一千吧。

平素 (取皮篋子) 只有三百。

美桃 三百塊打什麼牌！

平素 (把一把鑰匙交給美桃) 你自己到保

險櫃裏去拿吧。

美桃下。

明光 我給您拜壽！(向平素磕頭)

平素 得了。叫你辦的事情怎麼樣了？

明光 已經收買了五百萬包了。

平素 五百萬包不夠。盡量買，市面上

有多少就買多少。

明光 是。是。

平素 南京已經失守了。將來這筆買賣還

賺錢。

明光 是。可是市面上恐怕已經不多了。

平素 還多着呢。據我估計，漢口市上更

少還有五千萬包的糧食。現在咱們才

收買了五百萬包。

明光 咱們櫃上原來就囤了五十萬包。

平素 不夠，不夠。儘管收，沒有錯兒。

明光 我怕漢口……

平素 你怕漢口？你怕漢口怎麼着？你怕

漢口給日本人佔去了是不是？

明光 我是說，萬一日本人把漢口佔領了

，咱們囤這些糧食不是要白丟嗎？

平泰 笑話。白雲？明光，你究竟還年輕，經驗還不夠，我告訴你吧，要是果真日本人佔領了漢口，咱們更要大賺其錢呢！

明光 這個道理我不十分明白？

平泰 這還不明白嗎？現在咱們要是把糧價提得太高了，那些多事的王八蛋又要來平價，弄得你還是賺不了錢。（麗梅躲在屏風後竊聽）要是日本人來了倒好辦，咱們愛怎麼提高，就怎麼提高。譬如前幾天的行市十七塊錢一包的米，今天南京失守了，咱們馬上可以漲到二十五塊一包，要是漢口失守了，咱們可以漲到肆拾塊錢一包。

！

明光 總理，究竟是老資格！佩服！佩服

美桃上。

美桃 你們倆事情還沒有完嗎？

平泰 沒有。

美桃 我到客廳裏去替你陪客。

平泰 請你把保險櫃裏鑰匙還我！

美桃 偏不還你！你保險櫃裏的日本金磚

都被我拿走了！

平泰 你又來瞎說了！

美桃 你愛信不信！

明光 姨太，請您趕緊到前面去陪客吧！

美桃把鑰匙都給平泰下。

平泰 真夠玩皮的！

明光 晚年您老人家也應該有這麼一個人侍候。

平泰 咱們別把話說遠了。還有一件事要請你做。

平泰往四面觀風色，猶未注意麗

梅躲在屏風後。

明光 什麼事情，總理？

平泰 今晚十一時半，日本飛機要來轟炸

武漢！

明光 總理怎麼知道！

平泰 我已經接到報告了。你今晚替我安置二十個人在飛機場等著。同時也派三十個人在龜山腳下，每人給他們一個電筒。這裏有五百塊錢，你拿去用。

明光 用不着拿錢，我這兒有呢。

平泰 不，這是爲今天晚上的開銷用的！

還有，你去打聽一下，看看咱們中國這會兒究竟有多少架飛機停在飛機場？

明光 這個我早已打聽清楚了。前天是三十二架。昨天開了三十二架到南昌去了，今天清早又開四十架到徐州去了。所以今天停在這邊的還有二百五十五架。

客艙裏有人唱：罵賊賊子太無心

肝……

平泰 可是統統要在今晚解決。

明光 沒有錯，總理已包在我身上得了。

你看上次到武昌放火燒汽油的事精不麼樣，兩千多箱的汽油燒得他媽精光。

裏面有人叫「陳媽，陳媽，大少爺起來了，快泡茶來。」

陳媽上。

陳媽 是您這兒叫嗎，老爺？

平泰 你的耳朵聾了嗎？

明光 是大少爺叫，快去罷。

陳媽又急忙的往裏跑。

平泰 你聽，聽到這會兒才起床，叫我怎麼放心把事情交給他。

明光 有嗜好的人總是差一點兒。

平泰 現在越來越糟，從前僅僅抽幾口鴉片烟而已，現在呢，把賭也學會了，

整天整夜的，不是抽烟，便是賭博，家裏不准他賭，他就到旅館裏去開房間賭。一晚上總是輸好幾百。唉，國不成國，家不成家！出了這樣的敗家子！

明光 總理，別生氣，大少爺既是愛抽烟賭博，只好讓他去，反正花的錢也有。咱們還是談咱們的正經事吧！

裏面有人叫：「陳媽，陳媽，大少爺叫你去給他熬烟呢」。電話鈴響。

平泰（接電話）王公館。你們那兒？昌大飯店……找誰？找大少爺？什麼事？……叫沈八爺另外找人吧。就說王大少爺今天不去了。什麼？三差一，混帳！不是告訴了你嗎？……說今天王少爺不去了！（掛了電話）昌大飯店打來的，還是一個女人的聲音。唉！

明光 總理，我看咱們還是接談正經事吧？

平泰 真叫人喘氣！

明光 今天是總理的壽誕！咱們還是……

平泰 今天晚上的事情千萬別走了風！

明光 總理，請放心好了。

平泰 糧食再盡量收買，有多少，收多少。

明光 這都不成問題。

大少爺在裏面大罵：「人都死完了嗎？怎麼叫這麼久，還叫不到一個人！」

一個人！

明光 小孔！小孔！

小孔上。

小孔 是嗎？周先生？

明光 大少爺叫呢！

小孔 可是太太在那邊請您呢，說是請您

去給他替手。

明光 好，我就去。

小孔下。

明光 總理沒有別的事情吩咐吧？我得到前面去給您陪客。

平泰 沒有別的事。前面到了多少客人？

明光 總有個五六百人吧！總理不去應酬一下嗎？

平泰 我懶得出去。

明光 我想停會兒入席的時候，您總得出去一下。

平泰 停會兒再說吧。

明光 那麼我去了。

平泰 去吧。一切當心點兒。

周明光下。平泰按鈴，小孔上。

小孔 是您嗎？

平泰 請小姐來。

小孔 是。

小孔下。平泰燃火吸雪茄，片刻

麗梅上。

麗梅 爸爸，您叫我嗎？

平泰 是的。麗梅，你不是有話要和我說嗎？

麗梅 是的，我要向爸爸說的話實在太多了！

平泰 那麼你說吧。

麗梅 在未說話以前，我想請問爸爸幾個問題。

平泰 問吧。

麗梅 爸爸愛不愛女兒？

平泰 你發瘋了，為什麼問這些問題？

麗梅 爸爸要是還愛女兒的話，那麼請爸爸採納女兒的意見。

平泰 你有什麼意見？

麗梅 爸爸在這國難嚴重的時候，不應該做壽，爸爸知不知道我們的首都南京

昨天已經被日本人佔領了！

平泰 我早就知道了！

麗梅 早就知道了？您爲什麼會早就知道了！

平泰 這用不着你問。

麗梅 既是早就知道了，爲什麼還要在失去

南京的第二天，大作其壽？——這豈是

是有心肝的人做的事。（哭）

平泰 混帳東西！你居然罵起老子來了！

麗梅 爸爸不要以爲人人都非維護您，其

實外面一般人沒有不罵您的！

平泰 誰罵我？祇有你這個畜牲才罵老子呢！

麗梅 這是今天的市民日報。這一邊登着

南京失守的消息，這一邊登着華豐公

司的總理王平泰大做其壽的新聞。下

面還有一個短評，題目是：「王平泰

毫無心肝！」報在這兒，請爸爸自己

看！

平泰閱報，大怒大罵。將報撕碎。

平泰 好！好！老子就是毫無心肝！老子

要封他的報館！這一定是共產黨的報

，（平泰打電話）喂，替我接警察局，

喂，你們是警察局嗎？我要局長室！

喂！喂，李局長在那裏嗎？呀？不

在呀，我是王平泰總理呀。（把電話

掛了）這羣王八蛋，不封他媽的報館

，他不知道我王平泰厲害！我姓王的

在漢口的市面上玩了四十多年，從來

沒有人敢向我說一個「不」字，現在來

受這些王八兔子氣？

麗梅 請爸爸別一味的生氣罵人，最好請

爸爸反省一下，看看人家罵得對不對

？

客廳裏有人唱「該罵呀該罵」。

平泰 混帳東西！真叫老子灰心！我本來

想在你大學畢業之後，再送你到外國去留學，留學回來再給你配一個門當戶對的人家，我這多年心血積起來的一點產業，雖不能完全給你陪嫁，但是至少可以給你一部分！

麗梅 謝謝您。但是女兒從來沒有這種奢望，要留學，女兒自己有本事，自己去；沒有本事，不去。至於配人家，這是我自己的事，也無須勞爸爸的駕！

平泰 你要知道，這完全是老子愛你的緣故。

麗梅 這個女兒也知道，但是我不希望爸爸這樣愛我。

平泰 那麼你希望我怎樣愛你。

麗梅 爸爸倘若能自愛，就是愛女兒！

平泰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麗梅 我看爸爸近來太不自愛了！

平泰 混帳！你罵老子不自愛？

麗梅 一個自愛的人能夠在南京失守的第

二天大作其壽嗎？

平泰 混帳，老子有錢，你管得着嗎？

麗梅 一個自愛的人能夠在南京失守的時候，收買糧食，餓斷民食嗎？

平泰 老子是商人，我有做買賣的自由，

你管得着嗎？

麗梅 一個自愛的人能夠……

平泰 能夠？能夠怎麼樣？你說！

麗梅 能夠做漢奸嗎？

平泰 混蛋！你居然罵老子是漢奸！

麗梅 不用瞞着我，您和周明光幹的些

什麼事我統統知道了！

平泰 你知道些什麼！你說！

麗梅 您和周明光剛才說的話我都聽見了！

平泰 你聽見了些什麼？你說！你說！

麗梅 今晚十一點半日本飛機來轟炸咱們
的飛機場！

平泰 你這畜生！你果然像聽老子的話！

麗梅 放莊武昌江岸的兩千箱汽油也是你
們燒的！

平泰 你這畜牲！你這畜牲！

麗梅 我真沒有料到我有這樣的一個漢
奸的父親！

平泰 我也沒有料到會有你這樣的一個大
逆不道的女兒！唉，真要把我氣瘋了！

王二少爺立德提着兩個極講究的
鳥籠從外面進來。

立德 爸爸，今天是您的生日，我一清早

就去遛鳥了，還沒有給你拜壽呢。

(平泰不理他) 爸爸您又在生氣嗎？

(轉向麗梅) 妹妹，爸爸為什麼生氣呀
？(也不理他) 大概又是你淘氣！嘿，

妹妹，你看我的這隻黃鳥兒好不好看
？昨天剛買的，十七塊錢！叫(讀甫)

起來好聽着哪。(見麗梅擦眼淚) 又

是爲了什麼？女孩子統是愛哭。你還

沒有我的小鳥乖呢。(見父妹都不理

他，便走到格子窗去玩鳥，忽然發現

他的一隻小鳥死在籠子裏，不覺大叫

起來。哎呀，我的黃鳥怎麼死了一個

呀！爸爸！爸爸！您知道這是怎麼一

回事嗎？這一定是有人謀害了它。

平泰 唉！

平泰氣得話都說不出了，下。

立德 妹妹，你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嗎？

呀？怎麼你們今天全成了啞巴嗎？(

走到鸚鵡架前) 鸚哥，你說，你說這

是怎麼一回事？

鸚鵡 陳媽！陳媽！小孔！小孔！

立德 呀？是陳媽和小孔弄死的嗎？

電話鈴響，麗梅接電話。

立德 一定是陳媽和小孔！這兩個可惡的東西！

立德 急忙的一邊叫小孔，一邊往裏走去。

麗梅 (接電話) 喂！王公館。誰？你是誰呀？國達嗎？巧極了，發生了緊急事情，希望你趕快上我這兒來一趟。別忘了，帶傢伙來！還有，喂，趕快通知飛機場，據可靠消息今晚十一點半要來。……見面再談吧。

麗梅 剛掛上電話，立德用手鉗着

小孔的耳朵上。

立德 睜開你的兩隻眼睛看看。看看死了沒有！

小孔 (聽了聽那隻死鳥) 在，早晨還是頂活(讀)的，怎麼一回功夫就死了呢？這一定是急症！

立德 一定是你害死的！

小孔 少爺，請您別冤枉我！

立德 (問鸚鵡) 鸚鵡，是不是小孔害死的？說！

鸚鵡 是的，是的！

立德 瞧，你還有什麼法子抵賴？

小孔 這實在是黑天的冤枉呀！

立德 冤枉？難道鸚鵡哥會冤枉你嗎？不管三七二十一，現在你給我跪下，給它磕三個響頭！跪下！跪下！

小孔 (一邊跪下，一邊說) 這實在是黑天的冤枉！

立德 磕頭！

小孔 唉，這實在是黑天的冤枉！可是陳媽呢，少爺，您就這樣白饒了他嗎？

立德 自然不能放過他。陳媽！陳媽！陳媽 (在內) 一會兒就來啦，二少爺。我正在替大少爺擦煙膏子呢。

麗梅 二哥，你越來越不成樣兒了！

立德 請你少管我的閒事！

立德 提倉鳥籠往裏去了。

麗梅 小孔，你到門口去招呼一聲，要是

孫國達先生來了，從旁邊的走廊子上直接引他上這兒來！

小孔 是。小姐。

美桃上。

美桃 倒罷，兩圈牌都不到，壹千塊錢輸得精光，都是你們在這兒胡鬧！

小孔 您輸了嗎，姨太太？

美桃 你們在這兒吵吵吵的鬧什麼？

小孔 不是我，都是二少爺在這兒鬧！

美桃 二少爺爲什麼要鬧？

小孔 他的黃鳥死了一個！

美桃 什麼時候死的？

小孔 剛死不久。

美桃 倒罷，我看這個家裏快要倒罷了！

今天老爺的六十大慶，編編種到些不吉祥的事情！老爺呢？

小孔 剛到裏面去了！

美桃 小孔，你去告訴周先生一聲，叫他

幫忙我打看，我一會兒就去。

小孔 是。

美桃下。小孔亦下。一陣熱鬧聲。

小孔（在外）是三少爺嗎？我都不認識了。

○小姐，三少爺回來了！

王立民穿着軍服，手上提着一個

小皮箱，上。

立民 妹妹！

麗梅 三哥，你穿上軍服了，這好極了！

立民 妹妹，咱們慢談別的，你先告訴我

，咱們家裏是怎麼一回事，怎麼門口

那麼些汽車，客廳裏那麼些人？

麗梅 今天是爸爸六十歲大慶！

立民 哦？原來如此○（頗有所感）

小孔 我去告訴老爺吧？

麗梅 慢一點兒○你先下去○

小孔 是○

小孔下○

立民 爸爸康健嗎？

麗梅 倒很健康○

立民 爲什麼在這個時候他老人家還有心

腸做生日！

麗梅 這就不用提了！

立民 你爲什麼不反對？

麗梅 我反對又有什麼用？

立民 大哥二哥呢？

麗梅 他們一個整天整夜的抽大煙，一個

時時刻刻忘不了他的金魚和小鳥，大

嫂整年的害肺病在床上躺著，二嫂整

天整夜在外頭打牌，他們那裏還有精

神來管這些！

立民 唉，真沒有想到，我們這一家會

變成這個樣兒了！

麗梅 還有比這更大的變動！

立民 什麼？

麗梅 爸爸已經變成漢奸了！

麗梅約束不住的情感，說完之後

，放聲大哭○

立民 麗梅，你這不是瘋話吧——怎麼會

有這樣的事情？你說！你說！你別哭

！

麗梅 昨天南京失守，他老人家今天就吩

咐他的走狗周明光收買漢口市所有的

糧食，預備將來抬高價錢○并且，他

和日本鬼子來往○武昌的汽油是他燒

的，今天晚上日本飛機要來轟炸，他

又僱人到飛機場去打電棒○這不是漢

奸是什麼？

立民 妹妹我看你簡直發了神經病！

麗梅 你不信不是嗎？到明天你統統都要信了。

立民 真是變得太快了！若是我早知道這樣，真不該回來！

小孔 引着孫國達上。

小孔 小姐，孫先生來了！

國達 麗梅！這是怎麼一回事？這位是？

立民 你不認識我嗎，國達？

麗梅 怎麼連立民都不認識了？

國達 哦，原來是立民，你穿上軍服了？

我們都很惦念你，聽說北平失守以後，你就失蹤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請你趕緊告訴我們。

立民 北平失陷的時候，我正在城裏。○三天我就聯絡了我們一百多位同學在北平城外西山附近組織游擊隊，當時只有二百多人，五十幾枝槍，現在已經有十萬多人，三萬多枝槍了。○現在

所短的只是錢，我這一次回來的目的就是弄錢接濟游擊隊。

國達 好極了，我們來幫忙你籌錢！你父親是漢口市第一個大富商，當然可以拿一筆款子出來。

立民 我也是這樣想。

麗梅 你還是不要這樣想吧！包管要使你失望！

國達 麗梅，你剛才在電話裏說的那件事可辦嗎？

麗梅 當然可辦。

國達 是那裏來的消息？

麗梅 請你到我書房裏去坐一會兒，等一會兒我告訴你。

國達 對不住，立民剛回來，你們兄妹一定有許多家常要談。

麗梅 倒不想談家常，倒想和他談談國事。

國達 談國事我也可以參加呀！

立民 歡迎！歡迎！

國達 還是不吧，我到書房裏去坐一會。

回頭見。

麗梅 這邊，你認識地方吧。

國達 你這兒，我還有不認識的嗎？

麗梅 慢點，飛機場，你通知了沒有？

國達 早就通知了，一切都無問題。

麗梅 傢伙帶來了嗎？

國達 這包裏就是。我倒要問你：有用嗎？

？

麗梅 沒有用叫你帶來幹嗎？

立民 怎麼？你們誰要坐飛機到那兒去嗎？

？

麗梅 (笑) A，我要坐飛機到前線去。

立民 真的嗎？

麗梅 真的。

國達 好吧，讓你們兄妹敘一敘久別重逢

的經過吧！

孫國達下。

麗梅 三哥，你知道他是誰嗎？

立民 他不是孫國達，我的小學同學嗎？

麗梅 對呀，你倒還記得他。

立民 在小學的時候，我們常在一塊兒。

他現在做什麼？

麗梅 他在大華中學做教員。

立民 他怎麼會跟你這麼熟呢！

麗梅 你疑心他和我戀愛麼？

立民 不，你誤會我的意思了。

麗梅 只要男女一來往，社會上一般人就

認為有戀愛關係。那麼你猜猜他爲什

麼和我這樣熟？

立民 一定是有什麼工作的關係。

麗梅 我要告訴你的正是這個。我要問你

，三哥，你這一次回來究竟是爲了什

麼？

立民 爲的是弄錢，接濟我們游擊隊。

麗梅 那麼你不是爲了探望家庭！

立民 要先保團，然後才能保家。

麗梅 這好極了。可是你知道今日後方最

緊要的工作是什麼？

立民 自然是接濟前方，和肅清漢奸！

麗梅 一點兒不錯，我和孫國達現在做的

就是這兩種工作。

立民 這好極了。

麗梅 可是這兩種工作現在都幹不通。

立民 爲什麼？

麗梅 第一是有錢的不肯出錢。第二是漢

奸多於非漢奸，清不勝清！就拿我們

家裏來說。父親對於抗日接濟是一毛

不拔，不但不抗日，而且反對抗日，

甘心給日本人做走狗做漢奸！

立民 這真是我沒有想到的！那麼怎麼辦

呢？

麗梅 不得已，我和孫國達組織了一個黨

血錫好團，明的我們做募捐接濟前方

，暗中我們調查誰是漢奸。查出來了

先警告，警告不聽，則鑒以鴛蛋。這

亦無非想殺一警百！

立民 有眼光！有氣魄！有膽量！

麗梅 孫國達就是這錫好團的團長！我就

是副團長！

立民 （很熱烈的和麗梅握手）真不愧爲我

的妹妹！真不愧爲中華民國的好子孫

！沒有想到我們一年不見，你幾乎變

成兩個人了！從前你的整個的精力和

時間幾乎都消磨在擦胭脂抹粉上面，

如今却幹出這樣偉大的事業！佩服！

佩服！

麗梅 三哥你現在在游擊隊裏負的是什麼

責任？

立民 我是第二大隊的總指揮，我都有

九千多人，現在都住紮在河北省大名府附近。

麗梅 你也不愧爲我的哥哥！也不愧爲中華民族的好子孫！可是，三哥，我現在想（恐怕有人竊聽）……

立民 你想怎麼樣？

麗梅 我想家庭革命！你反對嗎？

立民 我不反對。

麗梅 可是革命一定要流血的。

立民 這個？

麗梅 你是不是希望做一個孝子！

立民 一定要父慈，然後子才可以孝！

麗梅 假如做父親的不但不慈，而且還是一個漢奸那麼做兒女的應該怎麼辦？

立民 苦諫。

麗梅 你的意思是苦勸，勸而不聽呢？

立民 那麼？

麗梅 那麼只好大義滅親！

平泰 （在內）不到半點鐘，你老先生就輸

了一千塊，好，我這一分家財值得你這樣幾輸？

羊桃 （在內）今天是你的生日，特別高興，所以我多輸幾塊錢也不在乎！

立民 是爸爸來了嗎？

麗梅 是的。

美桃 美桃和平泰上。

美桃 嗟呀！怎麼三少爺回來了，都不進來報告一聲！

立民 爸爸，您好？

平泰 身體到很好，就是精神上不怎麼痛快。

立民 爲什麼精神不痛快呢？

平泰 還不是爲了些家務事嗎？

美桃 老爺，我看你還是不必和三少爺說這些不愉快的事情吧，三少爺剛下火車一定是很辛苦的。還讓他先去洗洗

臉，換換衣服吧。還沒有吃早點吧？
陳媽！陳媽！

陳媽上。麗梅下。

陳媽 三少爺！你剛到嗎？姨太，是你叫嗎？

美桃 你趕快給三少爺預備臉水，叫廚子趕快下一碗麵來。

陳媽 是。三少爺比從前看上去彷彿瘦了一點兒。

美桃 麵裏叫廚子不要放胡椒，三少爺是不愛吃胡椒的。稍許放一點醋。用雞湯下。

立民 我不吃麵。這幾年，在北平吃多了。美桃 今天不吃麵可不行，今天是老爺的六十壽壽，你知道不？

立民 我一到門口就知道了，看見那麼多汽車。

平泰 孩子，你怎麼穿上這個衣服了？這

是你們學校裏的制服嗎？

立民 我們學校早就被日本人炸燬了。這是我們游擊隊的制服！

美桃 什麼隊？

立民 游擊隊！

美桃 你沒有加入共產黨吧？我可反對共產黨！

立民 可是共產黨決不做漢奸！

小孔上。

小孔 姨太，周先生請你趕快去，說他今天手氣太不好，還是請您去！

美桃 好，我就去。老爺，我先去一會兒就來！三少爺你的行李都搬進來了嗎？

陳媽，你給三少爺下的麵快端來呀！我一會兒就來。

平泰 可是別一會兒功夫又把這一千塊錢輸了呢。

美桃 你別說，老爺，你一說，準要輸的。

美桃下。平泰燃火吸雪茄。

平泰 你坐下，孩子！

立民 我願意站着。

平泰 你這沿途太辛苦了吧？

立民 國家都快要亡了，我們個人還談什麼辛苦！

平泰 北平失陷以後，就接不到你的信，

全家子都爲你担心，我本來要打電報託北平的日本朋友探聽你的下落，可是後來接到你表哥的信說你去充義勇軍了。是的嗎，孩子，你真當了義勇軍嗎？

立民 我現在是游擊隊第二隊的總指揮！

平泰 聽說游擊隊統統是共產黨的隊伍？

立民 這倒不一定。凡是愛國的青年都可以跑到敵人佔領的地域裏去做游擊隊！

平泰 不過人心已去，專靠打，總是用。我們總要安定人心才好。

立民 爸爸！我想問您一句話！

平泰 孩子，我看你脾氣比從前急躁得多。

立民 有話慢慢的說。輕一點兒說。

立民 有人說：爸爸是漢奸！

平泰 這一定是你妹妹造的謠言！你千萬

別信你妹妹的話，他是患神經病的，

瘋了，我正要送他到瘋人院去呢！（

拿起電筒子來）喂，請你給我接市立

瘋人院。瘋人院嗎？……吳院長在那

裏嗎？……說王總理請他聽話！哦

，吳院長嗎！我是王平泰呀，喂，喂

，我有一個女孩子，不知受了什麼刺

激，忽然神經失常，瘋了，口裏胡說

八道的，不是說這個是漢奸，就是說

那個是賣國賊！……我想請你即刻派

輛車接她到醫院去！什麼？是文瘋還

是武瘋？——大概是文瘋吧！勞駕呀，請你就派車來！回頭見！

立民 爸爸！這你是怎麼一回事？我知道妹妹並沒有瘋！

平泰 你不知道，孩子，她的確瘋了，她已癲瘋了好久了！

立民 我看妹妹倒沒有癲，恐怕爸爸倒有一點兒……

平泰 你別信你妹妹的瘋話！

立民 就算妹妹的話是瘋話。那麼我現在有兩個請求，希望爸爸能答允我。

平泰 好的，一定答允你。什麼請求，你說？

立民 借給我五十萬塊錢。

平泰 作什麼用，你要這許多錢。

立民 接濟游樂隊！

平泰 這倒很不容易辦到。不，不是我不願意幹，實在是沒有辦法拿出這麼大

的一筆款子來。

立民 難道爸爸有多少錢存在銀行？我還不知道嗎？——這顯見是爸爸在推諉。

平泰 並不是爸爸推諉，孩子，你要知道自從大戰發生以來，政府統制金融，款子存在銀行裏是取不出來的！你難道這還不知道嗎？

立民 祇要爸爸肯簽一張大豐銀行的五十萬的支票，我可以自己去取！

平泰 孩子，你把事情看得太容易了，你想五十萬的支票我能隨便簽嗎？

立民 辦不到，是不是？

平泰 這是你的第一要求，還有呢？

立民 聽說公司裏的經理周明光不但是一個標準流氓，並且是一個典型的漢奸！爸爸的許多罪惡，都是他作的！所以爲了您自己的名譽計，爲了您的兒孫計，最好把這個人開除！

平泰 唉，這都是誤會。天下的是非都是由於誤會而起。照我看周明光這個人要算我們家裏最忠實的一個人。你想，你的大哥整天的抽大烟，賭博；你的二哥整天的烏玩，養魚，——都是些不爭氣東西；你和你的妹妹都在求學時代，也幫不了我的忙，若是不得周明光這樣一個精明能幹的人爲我經營公司的商業，料理家務，恐怕咱們家裏不容易有今天呢！

立民 哼！周明光！精明？婊子人家的姨太太！這就是精明人嗎？

平泰 （強硬起來）放屁！給你好說你不信！

立民 能幹？丟他祖宗的臉，不顧他兒孫的人格，去給人做漢奸，這就算能幹嗎？

平泰 混帳！混帳！我真不知那輩子造了

孽，養出你這種報應的兒子！

立民 我也不知道那輩子修來的福氣，有你這樣一個漢奸的爸爸！

平泰 混蛋！混帳！你不願意做老子的兒子！你馬上給老子滾！

立民 我馬上就走！可是爸爸您不要忘了您是中華民族的子孫！

他說時有點傷感，提著放在門旁的那隻小皮包就要往外走。此時麗梅亦提著皮包從裏出來，孫國遠跟在後面。

麗梅 慢點，三哥，咱們一塊兒走！爸爸，真是對不住，枉費你生我們一場，可是爲了我們民族的生存，爲了我們自己的人格，女兒和三哥不能不與您老人家脫離關係！（麗梅放聲大哭）以後我們父女也許要結成仇人。○日本人和那樣替日本人做走狗的漢奸都是我

們的仇人！

美桃，小孔同上。

美桃 這是怎麼一回事？

立民 再會，爸爸！

麗梅 再會！

小孔 報告老爺：瘋人院派汽車來了！

立民，麗梅，孫國達，同下。大

客廳有人大唱。

平泰，美桃，我疲乏得很，你送我進去休息休息吧！

美桃 外面許多客人還等着你出去向您拜

壽呢！

平泰剛一起身，大客廳裏轟隆一

聲。小孔說了一聲『怎麼回事』，

即往外跑。呼喊救命之聲，震動

屋宇。片刻，小孔急忙跑回來。

小孔 老爺！爺老！不……不……不好了

，客廳裏炸彈！炸彈，炸傷了好幾位

客人！

——幕——

第二一幕

景

與第一幕同。

是夜晚。開幕時平泰在室內踱來踱去。周明光也在場。他的左手曾被炸彈炸傷，已用綢帶綁上，但無礙。裏面有鞭撻的聲音：「這事完全與我不相干。呀！這實在是黑天的冤枉呀！」「凌虧，凌虧！痛死我了！痛死我了，冤枉呀冤枉！請你們饒了我吧！」——這是一位童子被鞭撻的啼哭喊叫。「你承認是你作的不得了嗎？你說，你說呀，那炸彈是不是你拋的？」——觀衆可以聽出來這是小孔的聲音。又是一陣鞭撻的聲音。「哎虧哎虧，救命呀！救命呀！」「那麼你承認呀？」「你就把我打死，我也不能承認！」

平泰 你的手怎麼樣？不要緊吧？

明光 不要緊。傷并不重，只一寸多深的口子。可是也真夠險的了！孫七爺就跟我坐在一塊兒。真是死生有命，他就炸死了，我祇傷了這麼一點兒！

平泰 怎麼？孫七爺死了嗎？

明光 一抬回去就完了！

平泰 真糟，爲了來給我拜壽，死了好幾個人！

明光 當時那麼些人，爲什麼獨獨死到他們呢？——足見他們該死！

平泰 這倒也是的。你覺得這炸彈究竟是誰投的？

明光 說出來請總理別生氣？

平泰 決不生氣。儘管照直說。

明光 我疑心是府上的人幹的！

平泰 你真這麼疑惑麼？

明光 并且是總理最親近的人幹的！

平泰 不會的，這決不會的。

明光 總理不信不是嗎？請您將來聽！

小孔上○

小孔 周先生，這小子怎麼樣也不承認是

他幹的○

明光 你使勁的用鞭子抽！

小孔 怎麼打他，他也不認！

平泰 再去打！

小孔 老爺，請您另外找人打吧，我實在

不忍再打了，他祇是喊冤枉！他說他

是賣花生米的，他正走到咱們門口，

有兩個人給他兩塊錢，叫他送一個包

袱進來，包袱裏包着什麼東西，他完

全不知道○

明光 也許冤枉○那麼先把他細起來吧○

小孔 已經細起來了！

小孔下○

明光 總理，您猜三少爺和大小姐跑到那

裏去了？

平泰 不是上瘋人院去了嗎？

明光 不○

平泰 那麼他們上那兒去了？

明光 我已經調查出來了，他們有一個秘

密的組織。

平泰 祕密的組織？幹什麼的？

明光 專門暗殺漢奸！

平泰 你準知道立民麗梅都在裏面嗎？

明光 三少爺在不存裏面我不敢說，不過

我準知大小姐在裏面，並且她在裏面

相當的重要○

平泰 那麼這炸彈難免不是他們搞的鬼？

明光 哼，恐怕一點兒不含糊！

平泰 說起來我也有點兒疑心○昨天晚上

日本飛機來的時候，聽說咱們中國毫

無損失，據說預先走了風！

明光 一定是走了風○本來飛機場還停着

三百多架飛機在那裏，可是一到下午都秘密的飛走了。晚上放火箭的人也放他們促去了十幾個。這一定是走了風。

明光 總理，我有一句話早就想問您。

平泰 儘管問。

明光 咱們這樣爲日本人賣命，他們究竟

答允給咱們多少錢？

平泰 明光，這些事情你倒無須操心，反

正我每月給你兩萬塊錢。一切納開銷

都在內，難道我還會虧了你嗎，明光

？

明光 總理別誤會了我，我倒不是嫌總理

給少了錢，不過我想知道的是值不值

得咱們這樣給他們賣命？若是一個月

他們送個百把幾十萬，倒值得；若使

他們只送個三萬五萬，咱們又何苦呢

？

平泰 他們送的錢雖然沒有百把幾十萬，

數目倒還過得去，比咱們做買賣總要

強得多。今天有什麼特別消息嗎？

明光 今天只有兩件比較重要的事情。

平泰 你說。

明光 今天早晨由大智門開出去十兩千箱

汽油，聽說是要運到鄭州去的。還有

宜昌停了七十架最新式的大轟炸機。

平泰 這兩件消息都可靠嗎？和他們外國

人交往是不能開玩笑的，若是一次失

了信用，他們第二次就不信任你！

明光 總理，我那一伙報告您的消息不準

確。

平泰 對了，倒沒有出過錯兒！

小孔上。

小孔 老爺，莫羅大夫來了！

平泰 請。

明光 誰？

平泰 一個俄國醫生。

明光 總理不舒服嗎？

平泰 倒沒有什麼不舒服，我因為貧血，

隔幾天就請這位俄國大夫來注射一次

鐵血針。

明光 可是總理要小心一點兒，俄國人是

不好纏的，聽說他們都是共產黨！

平泰 不，這位大夫是一個白俄，他是反

對共產黨的。

小孔引着莫羅珂夫斯基上。

莫羅 王先生，你好？

平泰 我好。你也好，莫羅珂斯基夫先生

莫羅 我好。你好。這位是？

平泰 他是我公司裏的經理，周先生。

莫羅 不是外人？

平泰 都是自己人。

莫羅 都是自己人？這好極了。（向明光

握手）你好？

明光 好！好！好！您……您……您也好！

莫羅 大家都好。哈哈哈哈！王先生，咱

們還是到裏面去談病？還是在這兒談

病？

平泰 周先生可以出去。就在這兒談，無

妨。

明光 我去問問那個小孩子。

平泰 對了，你去盤問一下看看。

明光 回頭見，大夫！

莫羅 回……回頭……先生！

周明光下。

莫羅 我看這先生很很精明？有一副光亮

的眼睛。

平泰 對，對，他很精明，我的許多事情

都得他幫助。

小孔端了一臉盆水進來。

小孔 老爺，這是大夫的洗手水。

平泰 沒有叫，你們不准進來！

小孔是。

平泰把各門檢查一番鎖上，以免有人在外偷聽。○莫羅珂夫斯基把皮包打開先取出一枝手槍出來。○莫羅這是你要的手槍。頂好的。○最新式的。

平泰（把手槍接過來。○）謝謝。現在的世
界不同了。○沒有這傢伙是不行的。○

莫羅聽說你們家裏昨天有人投了一個炸彈？

平泰可不是嗎？你怎麼知道的？

莫羅王先生，你們中國人的事情，我統
統知道的。○那個要人有幾個姨太太，
姨太太跟什麼人有關係，我統統知道。
○你們有多少錢存在外國銀行裏，我
也知道的。○哈哈哈哈哈！……

平泰所以日本人要請你在中國做間諜。○
莫羅一點兒不錯！可是你們中國人都把

我看成醫生呢！哈哈！其實我根本
就不懂什麼叫醫學，哈哈！哈哈！

平泰平常也有人到你的康亞醫院裏去看
病嗎？

莫羅自然有的。我請了好幾位大夫幫助
我，非這樣不可。把開醫院做一個幌
子。○這樣他們才不注意咱們的秘密工
作。噫，咱們別說遠了，今天有什麼
消息？

平泰今天有兩件消息。

美桃在內敵門。

美桃（在內）把門鎖上幹什麼？老爺？

平泰莫大夫在替我打強血針呢？

美桃我要進來和老爺說一句話。

平泰不，等一會兒，我現，正在注射呢

（慢點，請聽一點兒，莫大夫！）

莫羅痛不痛？

平泰很有一點兒痛！

莫羅 不要緊，還有一會兒功夫就好了。

美桃 老爺，你們注射好了就打開門。

平泰 是的，你快走開吧，你站在門口我更覺得痛呢！

美桃 好，好，我走了，我走了！

平泰 輕輕的走到門口把門打開，往外看了一看。再輕輕的把它鎖上。

平泰 已經走了。我們可以接洽談。今天有兩件重要的消息：第一件是今天早上由大智門車站開出了兩千箱汽油！莫羅（掏出記錄簿子記錄）二千箱汽油。運到什麼地方去的？

平泰 運往鄭州。

莫羅 運往鄭州，這是第一件。第二件呢？

平泰 第二件是新到了最新式的轟炸機七架飛到宜昌去了！

莫羅 多少架？

平泰 七十架。飛到宜昌。

莫羅 七十架。宜昌。你打聽出來了沒有，這七十架新式飛機是那裏來的？

平泰 這倒還沒有調查清楚，大概是從你們俄國飛來的。

莫羅 是的，是的，我想一定是的。我想請你還是調查清楚一下，不正確的消息，我們是不能報告給日本人的。他們要扣錢的，假使日本人查出消息不正確。

平泰 莫羅大夫，怎麼這一個月的錢還沒有兌來？

莫羅 我今天就是來給你送錢的。

平泰 好極了！多少？又扣去不少吧？

莫羅 這一個月還好，有八十五萬。只扣了十五萬。

平泰 足見咱們這個月報告的消息都還正

確。

莫羅 是的。希望你下一個月能夠實足領到一百萬。

明光 (在外) 總理，您的病睡完了嗎？偵探長來了，他要求見見您。

平泰 快完了，請他到客廳裏坐一會兒！明光 是！

莫羅 這是德華銀行裏的支票，八十五萬

。(交支票給平泰)

平泰 (注視支票) 對了，這是寫着王飛仁的抬頭。咱們今天的就此結束，下次再約定日期注射吧。

莫羅 慢點，那枝手槍你還沒有收拾起來。

平泰 好，我就收拾起來。這東西現在是很緊要的。我還兒昨天就被人授了一個炸彈，死了好幾個人。

莫羅 你知到是誰授的麼？

平泰 警察局正派人在偵查呢，大約是我們共產黨授的！

莫羅 王先生！王先生！說話小心點兒。

我並不是共產黨，你別弄錯了！

平泰 對不住，對不住，我的意思是說你們俄國出共產黨！哈哈哈哈哈。

美桃 (在內) 老爺，您在裏面笑什麼，快開門，我有一句要緊的話告訴您！

平泰 開門，美桃上。

美桃 你們完事了嗎？我想出去一趟。

平泰 你要出去就出去好了，何必這麼急來找我呢？

美桃 不找您，我那兒出去的了？快把保險櫃裏的鑰匙給我！

平泰 好，等一會兒，我就給您。

莫羅 這位是你的小姐嗎？王先生？

平泰 她麼？——是的，是的，是我的小

女。

莫羅 長得漂亮得很！你幾歲，大小姐？

平泰 莫羅大夫問你幾歲，你說呀！

美桃 我不怎麼懂他的話。

莫羅 我是洋鬼子，對不對？中國話講得

不好的。○我說你長得挺漂亮的！哈哈

哈哈！……

美桃 (模仿鬼子的腔調) 我不懂。

莫羅 你不懂？哈哈哈哈……我看你

這位大小姐長得頂漂亮的！哈哈哈哈

……再會……再會！

莫羅珂夫斯基下，平泰陪下。○美

桃發現手槍，非常驚異。○片刻，

平泰上，美桃即以手槍瞄準他。○

平泰 A.A. 寶貝，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快

把手槍交給我！裏面真有子彈呢！別

炸彈案子還沒有了，手槍案子又發生

了！

美桃 我要打死(以舊戲說白的腔調)你這

個賣國的好賊！

平泰 A 乖乖，別開玩笑啦！快把槍交給

我！

美桃 請您先把保險櫃的鑰匙交給我！

平泰 怎麼，你要綁我的票嗎？怎麼着？

美桃 對了！大小姐今晚要綁你的票！你

剛才不是對那個鬼子說，說我是你的

女兒嗎？那麼現在我這個女兒要綁爸

爸的票！

平泰 你又要錢出去打牌，對不對？

美桃 一點兒不錯。○胡家三姨太打了好幾

次電話來，叫我趕快去。

平泰 要多少錢？

美桃 要三千！

平泰 太多，那能一晚上打牌就輸三千塊

錢的呢！

美桃 可是我要三千，不一定就會輸三千

○說不定還贏三千呢！

平泰 得了得了，你老先生打牌就沒有贏

過！

美桃：你別瞎說！我沒有贏過，我前天不是贏了五十多塊嗎？

平秦 好，你輸起來動不動不是一千就是八百，贏起來最多不過五十塊，虧你還好意思說呢！

美桃 不要瞎扯了，趕快把保險櫃的鑰匙交給我，人家等急了呢！

平素好，你拿去吧！（把鎗匙交給美桃）
可是你不要拿三千！

美桃 我今天非拿三千不可！
平素 保險櫃不見得有那麼多

美桃 請您別瞞我，我知道裏面存有四十萬現款呢。鄒忌，這鬼錢一張的美國

鈔票〇應以爲空手生財

平素 你這丫頭，真夠淘氣的了！好，好，你要多少就拿多少得了！

美桃拿着鑰匙往裏走。

可是你把那手鐲交給我呀，寶貝！

美桃 不，我不交給你。我有這玩藝兒在身邊，好容易問你要錢。像你們這種人呀，要不用這傢伙對着你們，想你們拿一個錢出來是不容易的！

平秦得了，寶貝，鬧夠了！把鎗乖乖的交給我！

美桃 我愛這東西。我要帶在身邊。
平泰 不行、不行。這東西非常的危

美桃 我只帶一晚，明天就交還給你。倒要問：您從那兒弄來的這玩藝兒？

平秦 自然是託人買來的。

美桃 你憑空弄這東西做什麼？

平泰 昨天不是發生炸彈案子嗎？今後我們都得當心一點兒！

美桃 好吧，今晚讓我帶在身邊玩一晚，明天一清早就給您。

平秦 可是你得留心一點兒。

美桃下。周明光上。

美桃下。周明光上。

美桃下。周明光上。

明光 總理，那位偵探是在外面候了好半天。

平泰 對了，我倒把他忘了。他一定要見我嗎？

明光 是的，他說這案情很複雜，非見您談談不可。

平泰 好吧，請他進來。

明光 下引着偵探長上。

探長 王總理，我曾見過您一次。

平泰 您貴姓。

探長 賤姓馬。

平泰 府上是？

探長 我是瀋陽人。

平泰 瀋陽人？到漢口來有幾年吧？

探長 今年北平事變以後才來的。

平泰 您對於舍下昨天發生的炸彈案子已

經偵察出來了嗎？

探長 對不住，還沒有具體的結果。不過

總理平常有什麼仇人嗎？

平泰 我平常從來不和人結仇結怨，寧可天下人負我，我不負天下人！

探長 總理人格的偉大，我們早就知道的。不過近來漢口市發現一種秘密的組織，叫做「鐵血滅奸團」，他們專門給漢奸為難，他們常送一個把炸彈給漢奸們嘗嘗滋味。不過你府上的案子，決不與他們相干。而且要是他們幹的，他們一定會有信來報告的。因此我就想到您這邊定是私人的仇恨。

平泰 可是我自己實在想不出我和誰有仇？我為地方做的慈善事業也很多。

探長 諸您別見怪，王總理，我說話向來是直白的。

平泰 請照直說。

探長 這案子恐怕與尊府上的人有關係？

平泰 那真太奇怪了！

明光 我看一點兒都不奇怪，總理！

探長 恐怕是的，王總理，諸君想府上有什麼人可疑惑的？

平泰 我家裏實在沒有入使我疑惑，除非

幾個底下人！

探長 府上有多少底下人？

平泰 連廚子帶花匠，一塊兒不到二十個

人，你是不是要檢查他們一下？

探長 他們倒無須檢查，倒是府上的……

平泰 什麼？

探長 對不住，我這人向來直率。

明光 偵探先生，爲了事情的水落石出，

還是請您照直說得了！

探長 我疑惑這事與王總理最親近的人有

密切關係。

平泰 與我最親近的人有關係？誰是我的

最親近的人？——不會呀，他們不會

的，無論他們怎麼糊塗，他們也不會

這樣幹呀？也許是因為他們瘋了？

不，不，不會的，他們決不會這樣喪

心瘋狂，忘恩負義的！——忽然轉過來

向探長說：「探長！不，不，你的疑惑

是靠不住的！我的親人決不會幹這種

事情！

明光 總理，可是現在常常有發生兒女不

認父母的事情，您知道麼？

平泰 我不懂你的話的意思，明光？你以

爲這事與立民麗擁有關係嗎？

明光 恐怕有一點兒關係。

平泰 不會的，不會的，決不會的，這是

你的神經過敏！

明光 爲願這是我的神經過敏，總理！

平泰 我想，這事與我家裏的人毫無關係

，一定是他們那些共產黨幹的！還是

把抓到那個孩子來嚴加考問一下！

明光 那個孩子，我實在無法審問了，任

你怎麼用鞭子抽他，他也不肯承認！

探長 那麼讓我去問問一下。

平泰 這好極了，我想你去問他一定可以得着一個線索！

小孔 拿着信封上。

小丑 老爺，信！

小孔下。

平泰 （折信閱，臉色大變。）混蛋！混蛋！我說不是嗎？

明光 什麼信，總理？

平泰 我不早就說這一定是他媽的共產黨幹的嗎？你們瞧！

明光 （接過信念）「平泰先生：今天的炸彈是我們鐵血錫奸團投的，希望你不要冤枉別人。你自己心裏一定很明白我們為什麼要向府上投炸彈。這僅僅是一個警告，倘若你不改正你的行為，我們還有更厲害的手段對付你。希望你趕快覺悟，放下屠刀，立地成佛！鐵血錫奸團啓」

平泰 他媽的！「更厲害的手段」！我倒要看看他們更厲害的手段！至多不過用炸彈把我炸死罷了！

探長 （從明光手裏接過信來看）這真奇怪！據我所知道的鐵血錫奸團是一般熱血青年所組織的，他們的對象完全是漢奸，怎麼他們會投彈到王總理這邊來呢？——這裏面一定有誤會！有誤會！我得把這封信帶回去，報告我們長官！回頭見！

明光 優點，讓我看看這封信的筆跡！明光把信又細細看了一番。○總理您認識這筆跡嗎？

平泰 （看筆跡）不，不認識。

探長 請把這封信交給我帶回去研究。祇要有這封信，一切都容易明白！（取過信去）好，明天見！

平泰 可是請你趕緊替我破案！並且請你

同去告訴你們局長一聲，說我的事情要請他特別幫忙。

探長 這沒有錯，您和我們局長也不是一

天的交情。我們局長早就留下話了，限我們三天之內破案。明天見。

偵探長下，周明光送他到門口再

回來。

明光 總理，我看這事相當的複雜了。

平泰 一定是漏了風。

明光 準是走了風。

平泰 可是誰走的風呢？

明光 我疑心我們的秘密被麗梅小姐他們

知道了。我早就懷疑她和孫國達那小

子來往！孫國達那小子一定和鐵血鋤

奸細有關係！

平泰 (傷感) 難道我自己的兒女真的要

我為難嗎！麗梅，立民，你們是真不

認我為你們的父親了嗎！你們果真把

我當成你們的仇敵嗎？

明光 我看時候已經不早了，總理今天也

夠辛苦的了，還是請休息吧！

平泰 我不知道這兩天幹嗎這樣疲乏。

明光 這都是因為心裏不愉快的緣故。

美桃上。

平泰 嘿，你怎麼就回來了！

美桃 今天真倒霉！到胡家剛打一圈牌，

就碰着胡二爺腦沖血，弄的我們大家

也不好意思再打下去了。

平泰 胡二爺腦沖血？很厲害？

美桃 怎麼不厲害？我看已經不行了！

平泰 不行了？唉，怎麼會腦沖血呢？

明光 胡二這幾年太發胖了！

美桃 聽說這幾年胡二發了不少的冤枉財

？

平泰 他發不發冤枉財咱們不必管，你趕

快告訴我他怎麼會腦沖血的？他也在

新打牌嗎？

美桃 可不是嗎？他正單釣第四張白板，
對面那裏知道他居然自摩白板，三翻下地，
好，他老先生一應高興，身子往後
一倒，把我們大家嚇了一跳，等我們
把他扶起來，已經就不行了，嘴也斜
了，口裏還是吐沫泡！

明光 這都是因為太胖了的緣故！

平泰 倒楣，這幾天都是碰到些不吉祥的
事情！

美桃 我才倒楣呢，這一牌正碰着是我的
莊，這一牌就輸了一千多！

平泰 大概你的三千塊錢又輸得精光吧？

美桃 還剩下幾伯塊錢。

平泰 好肥，我要進去休息了。

平泰下。

平泰 (在內) 你也進來呀，美桃！

美桃 老爺先上床吧，我就來了！

明光 我也走了，美桃，咱們明天見。

美桃 慢點，我問你：你前天晚上到那兒
去了？

明光 前天晚上？我從這兒出去已經十點
多鐘，就回家睡覺了。

美桃 回家睡覺了？

明光 可不是回家睡覺了嗎？

美桃 你還不說實話！

明光 你不能冤枉我！

美桃 明明有人看見你帶着那個下賤的女
人到新新飯店開房間去了！

明光 這完全是瞎說的。究竟是誰看見的
？

美桃 (走過去把明光的左耳箝住) 你幹了
坏事，還不承認？你承認不承認？

明光 (跪下) 我承認，我承認，不過你得
告訴我究竟是誰看見的？

美桃 難道胡家三姨太太還會平白的撒謊嗎？

陳媽上，見美桃與明光的那種醜態，即往裏退避，但已爲美桃所見。

美桃 什麼事，陳媽！

陳媽 老爺要睡覺了，請您趕快進去！

美桃 好，我就去！

陳媽下。

美桃 好吧，明天晚上我再來和你算賬！

美桃下，明光躊躇片刻亦下。立德提著鳥籠從外面進來。

立德 陳媽！陳媽！

陳媽上。

立德 是您嗎？二少爺！

立德 你馬上給我走！

陳媽 您幹嗎又生氣呀？二少爺！

立德 你用不着麻煩，趕快收拾走得了！

陳媽 我究竟有什麼事情得罪了您，您叫

我走？

立德 用不着廢話！

陳媽 若是我做錯了什麼事情，還請二少爺說個明白！

立德 好，若是我再不讓你們走，我的小

鳥和金魚都會給你們糟斃完了！

陳媽 哦！原來又是爲了那鳥和金魚的事

情！今天又是那一點沒有做好？

立德 還不湊巧，我再不願同你們多說，你

給我滾開！

陳媽 二少爺！我們是苦人，要是走就會

餓死？

立德 你也知道餓死嗎？你不知道小鳥金

魚池和我們人一樣，要是不給牠們吃的，也會餓死的！

陳媽 這我也知道，可是我並沒有什麼寶

們呀！

立德 你還說你餓了它們？

陳媽 你還說你餓了它們？

陳媽 可不是我餵了它們嗎？二少爺。

立德 你今天餵了金魚幾次？

陳媽 今天……今天……餵了兩次。

立德 兩次？我不是叫你每天餵三次嗎？

你每天吃三頓，為什麼我的金魚就應該吃兩頓？你存心要餓死它們嗎？

陳媽 這是那裏的話？二少爺叫我們餵兩

頓我們就餵兩頓，叫我們餵三頓就餵

三頓，反正吃的是二少爺的。好，從

明天起，小鳥金魚都餵三頓，請二少

爺別生氣得了！

立德 我不是叫你每天晚上把鐵絲網子蓋

着金魚缸嗎？

陳媽 難道今天又忘了蓋嗎？

立德 你去看看蓋了沒有？

陳媽 唉，又是小孔那孩子壞的事？

小孔上。

小孔 什麼事？陳奶奶？怎麼又在二少爺

面前說我的壞話？

陳媽 小孔，我不是請你替我把金魚缸蓋

上嗎？

小孔 你什麼時候託我的呀，陳奶奶？

陳媽 真氣人，沒有想到你又忘了，弄得

二少爺在這兒生氣，真是氣死人不償命已！

陳媽下。

立德 陳媽真是越來越糊塗了！

小孔 看她真有點兒糊塗！她自己幹錯了

事，老向我身上賴！昨天死的那隻黃

鳥，還不是他弄死的嗎？——結果弄

得我來受冤！

立德 小孔，我再告訴你一次：我的小金

魚比我的命還要緊，一天必得餵三

次，早晨八點一次，十二點一次，六

點一次，你們若是忘了一次，我就打

斷你們的官頸！

小孔 若是它們發瘋死了呢，——那可不能怪我們，二少爺！

立德 閉住你的嘴！誰叫你胡說八道的！

小孔 是！是！

陳媽上。

陳媽 二少爺，您今天可冤枉我們了，金

魚缸不是蓋得好好的嗎？

立德 要是等你們去蓋，我的金魚早就給

續吃完了！

陳媽 這樣說起來，今天晚上那金魚缸還

是二少爺自己蓋的？

立德 自然是二少爺自己蓋的！

立德 這一次饒了你們，下次要是你們還

是這樣虐待我的金魚，我就虐待你們！

立德下。

陳媽 你聽見沒有？小孔，若是你虐待二

少爺的小鳥和金魚，她就要虐待你！

小孔 他媽的，弄入飯都沒有吃的，他還要玩金魚養小鳥！

陳媽 小孔，你罵人，我去報告二少爺！

陳媽往裏走。

小孔 (央求地) A，A，陳奶奶，請您別

別……

陳媽 (笑) 傻孩子，你以為我真會去報告

二少爺嗎？我們都是在外頭吃飯的人

，都是侍候人的人，我那會……

小孔 這就對了！真是，我有些時候真生

氣，——為什麼我們要侍候他們？他

們為什麼不侍候我們？

陳媽 傻孩子，這還不是因為他們生得八

字好嗎？

小孔 八字好？我現在不信這一套了！

陳媽 那麼你說我們老爺為什麼會有這麼

多的錢？

小孔 還不是搶來的嗎？

陳媽 瞎說！

小孔 你不信，不是嗎？

立効 (在內) 陳媽！陳媽！

陳媽 是誰呀？

小孔 是少爺的聲音。

陳媽 就來了，少爺！呀，他老先生一

到夜晚精神就來了！

小孔 又是叫你去給他熬烟膏子對不對？

陳媽 可不是嗎？天天晚上都是這樣，總

要活得一兩點鐘才睡覺，我真受不了

！

小孔 爲了這個(指腹)，受不下也得受！

陳媽 這還用得着說嗎？明天見吧！小孔

！

小孔 明天見，陳奶奶。

陳媽下。小孔息了正中懸的電燈

，正欲下，忽見一個年老的軍人

和一位鄉下的老太婆站在他面前

麗梅 站住！

小孔 是……是……是……

麗梅 不准開口！

立効用繩子把小孔的手細起來，

用毛巾把他的嘴塞住，這時院裏

有人大叫：『小孔！陳媽！小孔！

陳媽！快來呀！快來呀！貓吃

二少爺的金魚呢！噓！噓！噓！

噓！你們快來呀！快來呀！這時

陳媽慌慌張張的由裏面跑出來。

小孔！噓噓，我的媽啦！

麗梅 不准你開口！

接着立効也從裏面跑了出來。

立効 我的可憐的金魚！(立効等用鎗對

，用手鎗瞄準他，嚇得他祇抖擻。原來這位軍人是麗梅化裝的麗像，這位老太婆是立効化裝的麗像。

準他）嗟呀！有土匪呀！有土匪呀！
來人呀！來人呀！

麗梅 你若是再開口，我就開槍！

立德 你們要什麼都行，可是不能要我的

金魚和小鳥，它們就是我的命！

麗梅 我們什麼都不要，獨要你的金魚和

小鳥！夥計（指立民）把那些鳥籠拿下來！

立民把掛在格子窗上的鳥籠全掉
在地下。

立德 嗟呀！救命呀！救命呀！有土匪呀！

！有土匪呀！

麗梅 你再開口，我就一槍把你打死！

這時美桃平泰都穿好睡衣驚慌失

措的從裏面跑了出來。

麗梅 先把她（指美桃）細起來！

立民等把美桃立德全細了起來，
并且把他們的嘴塞住，然後讓他們

們站在一排。

平泰 你們來這兒幹什麼？

麗梅 自然是有事情求王總理幫助囉！

平泰 是不是要借路費？

麗梅 倒不是要借路費，倒是要向老生先

借一筆軍費！

平泰 軍費？

麗梅 對了，軍費？

平泰 你們是那一個呀？

麗梅 我們是華北抗日遊擊隊！

平泰 遊擊隊！

麗梅 遊擊隊！

平泰 遊擊隊是幹什麼的！

麗梅 是打日本人的。這是華北各省人民

自衛組織的一種軍隊，專門擾亂敵人的後方。

平泰 既然是這樣，政府就應該接濟你們，
為什麼你們要用這種不正當的方法

來籌軍費呢？

麗梅 政府當然有接濟，不過還不夠，還得請後方的民衆，例如老先生這類的富翁，多多幫助。

平泰 不過你們要知道，我近來的景況也很困難，人家以爲我有錢，其實我不過虛有其表罷了。

麗梅 笑話！誰不知道你老先生是漢口市的第一個糧商，也是數一數二的財主！這我們都調查清楚了！

平泰 那麼你們要向我借多少錢呢？

麗梅 我不想多借，祇想向您借一百萬塊錢！

平泰 借多少呀？

麗梅 一百萬！

平泰 你們今天就是打死我，我也拿不出百萬圓！

麗梅 笑話，先生拿不出「百萬」？誰不知

道先生至少有兩千萬的家產！請老先生還是仔細考慮一下吧，人生在世幾十年的光陰，要這麼多錢有什麼用呢？——留給子孫嗎？假使他們不務正

業，嫖賭的嫖賭，抽鴉片煙的抽鴉片煙，玩小鳥的玩小鳥兒，養金魚的養金魚，要是把老先生的千萬家財這樣花了，未免太冤！所以我勸老先生倒不如拿一筆錢出來作爲抗日的軍費，使我們國家打了勝仗，將來老先生豈不樂得個愛國的好名譽嗎？

平泰 你這話固然很對，不過我實在拿不出這麼些錢！

麗梅 我不是早向您提過嗎？我們決不輕舉妄動，若是我們事先沒有調查清楚，我們決不來隨便開口借錢。不但我們知道老先生有錢，就是國內誰有錢誰沒有錢，他們的錢是怎麼來的，我

們都調查得清清楚楚。我勸老先生還是慷慨一點吧！

平泰 我實在沒有錢！

麗梅 若是國亡了，你的錢還會有用嗎？

你到以為你可以做漢奸，等亡了國以後，漢奸的滋味比亡國奴的滋味更不好嚐哪！你看現在那些賣國求榮的漢奸的下場！請您仔細想想呀！我的爸爸……（麗梅又動了情感，流下淚來）

立民 （連忙接過來說）我說隊長，您說什麼？又動情感了，對不對？你何必和他說這些廢話呢？他們這種人不剷死是不會覺悟的！（以手槍逼近平泰）乾脆說，你交不交出一百萬！你說！

平泰 現在手邊實在拿不出一百萬！

立民 那麼你現在能拿出多少？

平泰 只能拿出十萬！

立民 把你保險櫃裏的鑰匙交給我！

平泰 保險櫃裏也沒有那麼多錢！

立民 你交不交給我？快！

平泰 不得已將鑰匙交出。

立民 隊長，我看還是請你到裏面去取一

趟吧，你或許熟習一點兒！

麗梅 好。

麗梅 入內。

平泰 你們這些王八蛋！

立民 您別罵人，王總理！

平泰 你們好毒辣的手段！

立民 我們對您還特別客氣，不過是要從

幾個錢罷了！還沒有要您的命呢！

平泰 要我的命？我倒情願你們要我的命！

！你們這樣勒索我，比要我的命還難！

我難受！你們這些沒有心肝的土匪！

立民 得！您不必生氣，今天的確有一點

兒冒失，不過爲了我們國家的前途！

爲了我們民族的自由幸福，我們不能不忍痛出此！

平泰 不要臉！明明是土匪的行爲，還要打着愛國愛民的招牌！

立民 您老先生不必生氣，我們的確是爲了民族爲了國家！

平泰 哼！民族國家早就給你們這些人糟蹋完了！

立民 老先生，您不必這樣懷疑我們，我們可以向天起誓：若是我們不是爲了我們的民族國家的自由獨立，若是有一點自私自利的地方，願天把我們燒死，水把我們淹死！

平泰 你們這些人都是信口開河開慣了的，說着好聽罷了！

立民 我們幹出這樣的事情來，我們自己心裏也很難受，尤其是對於您老先生，我們更覺得難受！不過這都是爲了

國家民族的前途，我們不能不如此，請老先生特別原諒！

平泰 你們這些強盜，口裏一口的仁義道德，民族國家，心裏則是男盜女娼！

麗梅 提着一個皮包上。

麗梅 對不住，王總理，今天就誤您睡覺了！這是您的鑰匙，還您。咱們走吧！

立民 得了咱們所要的東西嗎？

麗梅 都在這個皮包裏！

立民 對不住，王總理，今天您受驚了！麗梅 我們雖然拿了您的一點錢，可是這並不是爲我們自己用，而且我們心裏

覺得很難受！

平泰 我現在情願你們把我一槍打死！

立民 您想我們捨得打死您嗎？其實你我的關係……

麗梅 別瞎說！王總理，其實我們要殺您

，何必等着今天晚上呢！不過我們不忍殺您！拿您幾個錢是沒有關係的，反正您有很多的錢！

立民 希望您別再做壞事了！

麗梅 也別操縱糧食的價錢了！

立民 回頭就是岸！

麗梅 倘若您還不改正您現在的行為，就是我們不殺您，恐怕那些熱血正義的同胞也不肯放縱您！希望您注意！再會！

立民 再會！今天很對不住你們大家，再會。

麗梅立民同下。

平泰 混蛋！混蛋！你們人都死完了嗎？

（見美桃小孔等被綁，乃將美桃鬆開）

美桃 我的媽！我的魂都嚇掉了！

平泰 我先打電話報告警察局！

美桃 我來解開他們！

美桃將小孔，陳媽，立德先後解開。平泰打電話，但是老打不通。

平泰 他媽的，他們是有計劃的，連電話線在事先也割斷了！

陳媽 南無阿彌陀佛！南無阿彌陀佛！

立德一聲不出，忙把他的烏羅拾起，仍然挂在格子窗上。惟有小孔似乎嚇呆了，站在那裏一聲不響，動也不動。

美桃 小孔！你怎麼啦？你嚇傻了嗎？

小孔 我……我……彷彿……他們的聲音

熟習極了！

美桃 是的，他們的聲音熟習極了！

立德（忽然發現他的小鳥又死了二隻）哎

呀！我的可憐的小鳥又死了二隻呀！

我一定要報仇！

——幕——

第二幕

在漢口市的一個不十分出名的旅館裏。裏外兩間屋子，陳設雖不講究，却也相當的完備，電燈電話，一概俱全。開幕時，孫國達王立民王麗梅工作緊張，正在翻譯一個密電。

國達 「二三七六」

麗梅 「二三七六」……「準」字。

國達 「二二四八」

麗梅 巧。

國達 「三三七四」

麗梅 攻。攻打的「攻」。

國達 「一四七〇」

麗梅 「一四七〇……一四七〇……入

國達 「九八七二」

麗梅 北。……東南西北的「北」。

立民 一定是他們準備這個月十八日打人

北平！

國達 「一三三九」

麗梅 「一三三九，一三三九……可不是「平」字嗎？（忽然快樂得跳起來。）他們要在這個月十八日打進北平去！我們的北平快要收回來了！我們的北平快要收回來了！我高興極了！我高興極了！

國達 A，A，麗梅，輕一點兒聲音！你須知道，咱們這是在旅館！

麗梅 旅館有什麼關係呢？——這是好消息，我要讓大家都知道，（聲音越來越大）我要讓每個中國人知道！我要讓每個中國人聽了高興！

立民 妹妹，你又動情感了！你就是這樣不好，一會兒高興起來，恨不得上天，不高興的時候，就恨不得要罵上自殺！

麗梅 A，我就是這麼一個人！

立民 像你這樣一個不能約束自己的人，決不能成大事！

麗梅 三哥，你又說我不能成大事？昨天晚上的大事不是我幹的嗎？

立民 昨天晚上做的事，就算大事嗎？

麗梅 昨，昨天晚上做的事不但是大事，簡直可以說是驚天動地！

立民 驚天動地？

麗梅 兒女鄉父親的景，這事還不够驚天動地嗎？

國達 得，得，得，你們慢慢談這些吧！

這個電報還沒有翻完呢！「一八一六」快翻，麗梅！……

立民 驚天動地？對了，倒是驚天動地，不過咱們真正驚天動地的事業還在後頭呢！要等着咱們打入了北平，克復了南京，收復了咱們所有的失地，那

時候才够得上說驚天動地呢！

國達 得，請快點兒翻吧，「一八一六」

麗梅 「繼續密碼簿一八一六……盼望的「盼」字。」

國達 「四五六六」……

麗梅 四五六六……「速」。

國達 一九七七……

麗梅 一九七七……一九七七……「匯兌的

「匯」字。

立民 大概又要要錢。

國達 「五七五九」……

麗梅 五七五九……「百」。

立民 一定要我們趕緊匯一百萬塊錢去！

國達 「二四二三」

麗梅 「二四二三，二四二三……「萬」！一

點兒不錯，「華十八日攻入北平，盼速匯百萬！」

國達 咱們趕緊籌錢，給他們匯去呀！

麗梅 咱們昨天一晚上就籌了五十萬！

國達 這還不是你父親的錢嗎？別人的錢就不見得來得這麼容易。

立民 還短五十萬？咱們同樣用昨天晚上的法子來籌這筆款子怎麼樣？反正本地的富人還很多！

國達 我覺得不妥當。這種法子因為你們是父子的關係，偶爾用一用倒沒有什麼關係，不過常用就不行了。聽說你父親已經通知市政府，限三天之內破案。我看咱們還是搬家吧，在旅館這種地方住着，是不妥當的。

麗梅 沒有關係，只要在最近能夠打入北平，收復南京，就是他們把我拿去槍斃了，我也值得！

立民 其實也沒有什麼可怕的，政府對於我們這個銀血鐵好團的組織，現在也相當的知道了，他們也知道我們是一

個愛國的團體！

隔壁房裏有人在狂歡，歌唱，猜拳，打牌之聲頻頻傳來。

國達 你們聽！前方將士在那裏為我們流血，我們後方的民衆還是這樣的醉生夢死！你們聽！唉，這樣下去，我們的國家如何不亡呢！

隔壁傳來的聲音：「小紅！，你唱一個時新的小調給我們聽聽吧！」——接着是一個女人唱蘆溝橋小調。

立民 這也是一種進步。旅館裏的妓女，居然會唱蘆溝橋小調。

麗梅 昨天我還聽着她們唱義勇軍進行曲呢！

接着又是一陣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聲。

國達 他們祇會唱，不會行！他們所唱的

，跟他們所行的，完全是兩回事！

旅館侍者小六上。

小六 吳小姐！查店的來了。

麗梅 好，請他進來。你們少說話，還是

讓我來對付他。

偵探長馬雨林上。

探長（看着手上拿的簿子），你們都姓吳嗎？

麗梅 不，就是我和他（指立民）姓吳。

探長 你們是什麼關係呀？

麗梅 我們的關係，你還看不出來嗎？他

是我的先生！

探長 你們是夫妻嗎？

麗梅 是的。

探長 我看你們好像兄妹！

立民 放屁！你怎麼知道我們是兄妹？

探長 先生，口裏請放乾淨一點兒。

麗梅 請你別見怪，他是這樣的脾氣。

探長 你們從那兒來的？

麗梅 我們從四川來。

探長 可是你們的口音并不像四川話？

立民 我說，先生，你是來查房的，還是來考查方言的？

探長 查房，同時也調查案件，怎麼着？

你要干涉我的職務嗎？

麗梅 先生，請你不必生氣。你還有什麼

事情要問嗎？

探長 你們要到那兒去？

麗梅 我們要到西安去。

探長 到西安去？做什麼？

麗梅 到前綫去？

探長 你們還能打仗嗎？

麗梅 先生，你可別看不起人！

探長 對不住，我是說，像你這種人不必打仗去，還可以幹許多別的要緊的事

情。

麗梅 現在沒有比打仗還重要的事情！

國達 對了，現在到前線去，是我們青年

人最重要的天職！

探長 他是什麼人？

麗梅 他是我們的姪兒。

探長 你有這麼大的姪兒嗎？

立民 先生，你的問題簡直有此理，——

爲什麼我們不應該有像他這麼大的

姪兒？

探長（指着一個皮包）這裏面是什麼？

麗梅 是些隨身應用的東西，你要看嗎？

我打開來給你看！

探長 不必！

走到棹邊，看見一本密碼簿子，

拿起來看看，又放下，然後在屏

裏巡視一遍，坐下。小六隨下。

立民 他媽的真混帳！以後不准他進來！

麗梅 那可不行。除非我們搬家，倘是住

在旅館裏，總是要受檢查的。

國達 我今天最倒霉了！

麗梅 爲什麼？

國達 我憑空做了你們的姪兒子！

麗梅 這沒有辦法，對付他們這種人不能

不賭扯。我看急是我生怕他要害我們

的那個皮包，可是我叫他看，他倒不

要看！倘是他真要看看，那可糟了，我

們的重要東西都在裏面！

立民 他若看了，也不要緊。

國達 怎麼不要緊。

立民 我馬上掏出槍來把他一槍打死！

麗梅 你又來了，說些做不到的事情！

立民 爲什麼做不到？

麗梅 好，咱們不必爭這些了，還是趕緊

去免欺吧！

國達 我主張，我們換一個旅館。我看剛

才那個傢伙的神氣很有一點兒不對，

他彷彿很知道咱們是幹嗎的！你不是說你們是夫妻嗎？他就說你們像兄妹！

立民 不要緊，讓我叫小六進來陪陪一聲

（按電鈴）

小六上

小六 是你嗎？吳先生？

立民 是的。以後客房的來了，不准他到

我這房裏來！

小六 那可不行，你啦。

麗梅 那麼他在查樓下的時候，你就預先

上來報告我們一聲。

小六 這倒可以的，你啦。

立民 查起來真够麻煩的了！

小六 平常也不這樣麻煩，你知道他今天

爲什麼這樣麻煩嗎？

麗梅 不知道。

小六 本市第一個糧商王平泰的家裏，前

兩天被人投了一個炸彈！前天晚上又有人去搶了！聽說這事與他的三少爺和大小姐有關係。聽說他的三少爺大小姐現在都逃走了！現在警察局派出許多偵探在捉拿他們呢！

立民 你們貴族館裏也有偵探來調查過嗎？

？

小六 今天一早就有人來過。他們還問及你們三位是幹什麼的，是那兒來的？

立民 你怎麼說？

小六 我說你們三位是從四川來的，現在要到前線去打仗的。

立民 他們記什麼了嗎？

小六 沒有。祇是把你三位姓各抄去了。說來也奇怪，吳先生，爲什麼王

平泰的兒女要給他們的父親爲難呢？

立民 這裏面一定有緣故。

小六 聽說王平泰爲了這事已經氣病了！

麗梅 氣病了？

小六 氣瘋了！

麗梅 氣瘋了？

小六 聽說口裏整天的胡說八道的！忽而

說，「我的兒子和我的女兒所做的都是對的！不能怪他們！你們不要捉拿

他們呀！我實在沒有臉見他們呀！」

忽而又說：「不，不，你們趕緊把他

們捉來呀，我要來當面問他們，問他

們為什麼不替我贖面子。」忽而又大

聲的喊叫：「我是漢奸呀！我是漢奸

！你們來槍斃我這個漢奸呀！」聽說

王平泰現在整天的就這樣胡說八道的

！

麗梅 小六！小六！這些事情都是誰告訴

你的？快說！快說！

小六 你還不知道嗎？吳小姐，報上早就

登出來了！

立民 報上？什麼報上！

小六 市民日報。你要看嗎？吳先生？我

給你找一份來。

立民 我們今天什麼報都看過了，獨獨沒

有看市民日報！

小六下。

麗梅 三哥，我這會兒心裏難受極了！

立民 我心裏也是一樣，但是，妹妹，我

們應該鎮靜！還有許多的大事情等着

我們去做呢！

國達 對了，你們都應該鎮靜，假使他老

人家真變成像小六剛才報告的那樣了

，這未嘗不是你們王府上的福氣。這

是他老人家的良心發現了！

小六拿着報上。

小六 你看，這半版都是登着王平泰的事

情！

麗梅立民等看報。小六下。麗梅

幽咽的哭泣起來。

麗梅 麗梅怎麼你又動情了？

麗梅 我心裏很難過！

立民 不，我一點都不難過，古人可以大

義滅親？難道我們今人就不能夠嗎？

反正我們是爲了國家，爲了我們的民

族！我們對得起我們的祖宗！我們問

心無愧！

麗梅 三哥，我想回去看看他老人家！

立民 這可不行，妹妹。倘若你一回去，

我們一切的計劃都要失敗！

國達 女孩子總是多情的。可是她們不能

成大事，也就是因爲她們多情。

立民 我倒不是這樣看法，我覺得她們多

情倒是她們的好處，可是她們的情往

往不堅決，容易改變；他們受不得意

外的一点刺激，他們受了一点刺激，

馬上就改變。這是一般女人的通病。

國達 現在咱們沒有時間來談這些。咱們

吃點東西趕快出去做事吧。我去兌款

子給他們前方。你們趕快準備一個團

址吧，咱們不是定於明天招集全體團

員大會，討論如何接濟游擊隊的問題

嗎？這個地方開會，可不行啦！

立民 最好咱們能够在那一個尼姑庵或和

尙廟裏找一間房子。

國達 那自然是最好沒有的了。也不引人

注意。

國達按電鈴，小六上。

小六 是你這兒嗎，吳先生？

國達 是的。你去替我們叫三碗麵來！

麗梅 我不吃。

立民 你爲什麼不吃呢？

麗梅 我不想吃。

國達 得，麗梅，你可不要忘了，他們準

於十八號打入北平呢！

小六 什麼！吳先生，我們要打回北平麼？

國達 對了，你聽了歡不歡喜？

小六 這那有不歡喜的？你噉；日本鬼子真可惡，平白的佔了我們的北平，又佔了我們的上海，南京，非把他媽的打出去不可！

國達 倒應你不出，小六，你一個旅館裏的當差的都這樣愛國呢！

小六 咱們中國人現在誰不恨日本，

倘他不恨日本，他就是漢奸！

隔壁房裏，有人猜拳唱小調。

國達 這般人，指隔壁打拳唱小調者，不愛國，在這樣國難嚴重的時候，還在花天酒地胡鬧！

小六 像他們這種人，等於漢奸！（他太興奮了，說到「漢奸」二字特別加重。）要我們中國萬好，非把這些漢奸

剷除不可！像隔壁這種人這不都是漢奸嗎？

聲甲 （從隔壁而來）誰敢罵老子們是漢奸呀？混帳！

聲乙 真正混帳！這是那裏來的一羣王八蛋！

聲甲 咱們打了進去！他媽的，他罵老子們是漢奸！

聲乙 對，對，咱們打了進去！看看是些什麼烏龜子王八蛋！

女聲 得，得，人家并不是說我們是漢奸！你們又喝醉了，又要鬧禍了！不准你們胡鬧！不准你們鬧到別人房間裏去！

聲甲 我明明聽見他們罵咱們是漢奸！並且小六這小子也跟在裏面一塊兒罵！小六！小六，你媽的！跟老子滾出來！

國達 這大概是一羣流氓！

聲甲 小六！小六，你這個王八蛋！你不出來！老子就打進來！

立民 讓我去！

麗梅 你不能去！

國達 讓我去！

麗梅 你也不能去！還是讓我去！

國達 你更不能去。一個女人給幾個醉

漢……

立民 還是讓我去！

聲甲 你們有膽量的出來，孫子！

女聲 我知道你今天又喝醉了！

立民 我非出去不可，看看是些什麼王八蛋！

立民 祇是往外衝，小六等阻住。

小六 他們要的是我，還是讓我出去！

小六下。接著一片怒罵聲，痛打，呼救聲。立民忍不住衝了出

去。

又是一陣爭噪聲。最後還聽見小六大罵：「你們是漢奸，你們是漢奸！」

國達 我得出去把立民叫進來！

國達下。片刻國達推着立民上。

立民 我真沒有料到原來是他們！

麗梅 是誰啦？

立民 冤家路狹，偏偏碰上是美桃和周明

光那小子！

麗梅 奇怪，他們怎麼跑到這旅館裏來呢？

？

國達 麗梅，真是一位大小姐。君子人，你思他們還會有什麼好事上這兒來嗎？

只有你的父親那老頭兒，他才是傻瓜呢。

瓜呢。

立民 漢口市誰不知王平泰的姨太太和華

豐公司的經理周明光有一手呢？

梅 他們看見你沒有？

立民 怎麼沒有看見？可是他們假裝不認識我，我也假裝不認識他們！

麗梅 我說剛才聽起聲音來怎麼這麼熟悉呢？原來是他們啦，該死的東西！

國達 我看咱們得趕快搬走，這地方不能再住了！

麗梅 小六那孩子呢？

立民 給他們打傷了，我已經叫他們搬上送他到醫院裏去了！

國達 別談別的吧，咱們拾搭拾搭趕緊走吧！

麗梅 咱們另搬個地方也好，免得麻煩。立民 其實不搬也沒有關係，政府決不會抓我們去槍斃！

國達 還是遷移一下好。我到櫃上去算賬。

國達 擱下，麗梅正在收拾東西。

偵探長穿着制服，拿着手槍截住國達的去路。

探長 對不住，你要往那兒走？

國達 你是不是還要檢查？

探長 已經檢查清楚了！

立民 那麼兒你來幹什麼？

探長 你貴姓？

立民 我姓吳。

麗梅 我們都姓吳。

探長 得，王軍大小姐，請你不必再開玩笑了吧，你這個玩笑可真開得不小呀！

！你們老爺爺給你們兄妹都氣瘋了！

麗梅 你說的些什麼，我們完全不懂！

探長 王家大小姐，請你不必裝腔作勢了！

吧，王總理六十大慶的那一天，那個

炸彈是不是你投的？前天晚上你假扮着一位軍人，他帶着一位鄉下老太婆

，到王總理家裏去搶了五十萬現款，

是不是你幹的？

麗梅 你胡說！

探長 你別罵人，王爺大小姐！你只說：

這些事情是不是你幹的！

麗梅 是我幹的，怎麼樣，你槍斃我吧！

立民 對了，是我們幹的！

探長 那麼兒你不姓吳呢？

麗梅 姓王姓王！我叫王麗梅，他叫王立

民，他是孫國達，都是你要捉拿的人

！好，現在我們都在這兒，你愛怎麼

辦就怎麼辦好了！

立民 你可以拿我們去槍斃！

國達 這樣你還可以升官發財！

探長 你幾位都誤會了我。其實我到這兒

來并不是要和你幾位爲難，我不過是

奉命做事罷了，地方上出了這麼一件

案子，高頭有命令下來，叫我們怎麼

做，我們就怎麼做了！

國達 你至少可以升一級官，加薪水？

探長 孫先生，唉，升官，加薪水，在

這個國破家亡的時候，官升得多麼大，

薪水加得多麼高，又有什麼用呢？

麗梅 那麼你不是爲了升官發財？

探長 不是。

麗梅 那麼你到這兒來究竟是爲了什麼？

探長 我是來保護你們的！

麗梅 什麼？

立民 少信他的鬼話！

國達 對了，別信他這一套！

麗梅 那麼你可以不逮我們？

探長 這可辦不到，大小姐！

麗梅 那麼你一定要逮我們走？

探長 我不能不逮你們走，這是高頭的命

令！

立民 我不是說他先頭說的是鬼話嗎？

探長 王少爺，請你信任我，你們做的些

什麼事情我都知道了！

麗梅 你都知道了！

探長 都知道了！

國達 那麼你知道我們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探長 你們三個人都是鐵血錫奸團的首領，在漢口市裏你們現在一共有三百多團員。你們的工作一方面是在肅清漢奸，一方面是在接濟前方的游擊隊，對不對？

對！

國達 對！

探長 前些日子潑動一時的孔非青的槍殺案是你們幹的，跑馬廠的炸彈是你們投的，最近王平泰的案子都是你們做的，對不對？

對不對？

立民 那麼你一定非常的痛恨我們這種行為？

探長 我不但不痛恨，而且非常的佩服你

們的勇敢，我剛才進來的時候那種兇樣兒是和你們開玩笑的，并且也是我們做偵探的一種技術，希望你們三位先生別見怪，我現在給你們說實話：我的確非常的佩服你們！

麗梅 什麼？你佩服我們嗎？

探長 因此我在我的地位上常常幫助你們。你們有幾件案子都落在我的手裏，我都馬馬虎虎讓它們過去。你們看，你們的案子從來破過案沒有？——並不是我不能破案，是我存心叫它不要破案。

麗梅 沒有料到你還是我們的一位同志！你貴姓？

國達 你不認識他嗎？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偵探長馬雨林。我們要問你，馬先生，你為什麼對於我們的事情這樣熱心？

心？

探長 你們知道我是什麼地方人嗎？
麗梅 不知道。

國達 聽你的口音，有點兒像東北人！

探長 一點兒不錯，我就是瀋陽人。

麗梅 你既是瀋陽人，為什麼跑到這兒來呢？

探長 講起來話可長，而且我心裏非常難受。喉管似乎有一點兒發硬。九一八的那一年，我還在瀋陽城裏當偵探，在那時候我殺了不少的日本人，所以日本人痛恨我到極點，後來他們佔領瀋陽以後，便抄我的家，把我的父母殺了，把我的房屋燒了，哭泣起來。我，幸虧得到朋友的援助，帶着我的妻子和一個小孩，還有一個十八歲的兄弟，化了裝，好容易才逃到了北平……於是我這幾年就在北平做種種的抗日工作，沒有料到今年七月二

十八，唉，北平又失陷了，在倉卒之間，我一個人逃到了漢口，但是後來據我兄弟來信說：在八月九號那一天……可憐可憐……我的……我的妻子和小孩……小孩都被可恨的日本兒子抓去殺了！
(泣不成聲)

立民 他媽的日本兒子！

國達 原來你還有這樣一段傷心事！

麗梅 咱們非打到東京去不可！

探長 你們說我恨不恨日本兒子！你們說我應不應該同情你們這種抗日救國的工作！

立民 和探長熱烈的握手，馬先生。你真不愧為我們的好兒志，真不愧為中華民族有志氣的子孫。惟有你這種受盡了日本帝國主義蹂躪的中國人，才能切齒的痛恨日本人，才能深切的了解我們這次抗戰的意義！其他的同胞們

，同無不乏熱心愛國之士，但是敵人的飛機不飛到他們頭上來投炸彈之前，或敵人的砲火離他們的家鄉遠遠的時候，他們對於抗敵救亡工作總是有點兒漠不關心，叫他們出錢他們不肯出錢，叫他們出力他們不肯出力！長此下去，我們如何能够爭取最後的勝利呢！

麗梅 現在別的話少說，我問你，馬先生，你能不能加入我們的鋤奸團？

探長 加入也未嘗不可，不過不加入更方便，在團外更可以爲你們多做一點事。

麗梅 那麼你現在可以不遠我們到衙門裏去嗎？

探長 當然可以。不過……

麗梅 怎麼樣？

探長 不過以我個人看來，你們還是到衙

門裏去一次的好。我包管你們無危險！

國華 我不懂你這話的意思，馬先生！

麗梅 我們都不懂你這話的意思！

探長 我覺得你們這是一種救亡圖存的工作，應該公開活動，你們兩位這種大義滅親的精神，尤其應該讓國人知道！政府也決不會和你們爲難，尊大人種種不正當的行爲，政府現在都調查清楚了！

麗梅 我們家父的行爲，政府已經調查出來了嗎？

探長 他打一本密電稿子最近被政府查出來了。

立民 政府打算辦他嗎？

探長 自然要嚴懲辦，不過究竟怎麼辦，現在還沒有決定。

麗梅 聽說他爲了我們的事情，他氣瘋了

?

探長 倒聽說了，可是我沒有看見。你們幾位願意和我到衙門裏去走一趟嗎？

藍梅 你看怎麼樣，三哥？國達？

立民 我看我們決不能去。倒不是怕政府給我們爲難，不過這種事情，公開出來終有一點不好，而且頗叫政府爲難；還是嚴辦我們不嚴辦呢？我以爲政府還是睜開一隻眼閉着一隻眼的好。國達 而且在河北省的游擊隊準於十八號收復北平，假使我們到衙門裏去了，他們的接濟一定要受影響！

探長 他們十八號要到打進北平嗎？

立民 對了，這是我們剛才收到的電報：

立民把電文示探長

探長 (念電報)「準十八號攻進北平，盼速匯百萬」。好極了！北平！北平！我還有——個弟弟關在北平，他不知

道是死是活呢？

立民 你還有一個弟弟在北平！

探長 在事變以前，他在東北大學念書。

立民 在東北大學念書，他叫什麼名字？

探長 他叫馬得林。

立民 (跳起來)什麼！馬得林是你的弟弟嗎？

探長 怎麼你認識他嗎？

立民 好極了！好極了！我不但認識他，而且他現在是我們游擊隊第三隊的總指揮！

探長 真的嗎？我的好弟弟！我的有志氣有熱血的弟弟！

立民 這倒是我沒有料到的，原來馬得林是你弟弟！我看，馬先生，你還是辭掉偵探的事情，同我們一塊兒到前線去吧？我明後天就走！

探長 好的。到前線去。是我們青年入現

在報國最好的辦法。不過我現在還有幾件經手的案子未了，所以一兩天還走不成。我可以去和我們長官商量一下。

麗梅 馬先生，那麼你可以加入我們鐵血鋤奸團嗎？

探長 可以的。

麗梅 現在？

探長 也可以。有什麼手續嗎？

國達 手續很簡單，只要你馬上宣誓：『我馬雨林願以熱血和我所有的一切來救護我的國家，遵守團章，服從團命，此誓。』

探長 這樣就行了嗎？

國達 行了，你願意馬上宣誓嗎？

探長 可以的。

麗梅 這好極了。

國達，立民，麗梅站在一排，探

長肅立在他們的對面。

國達 宣誓！

探長 我馬雨林願以熱血和我所有的一切來救護我們的國家，至誠遵守團章服從團命，此誓！

周明光上。

明光 偵探長，你在這兒和他們當什麼門堂？大小姐，三少爺，咱們許久沒見了！

麗梅 你來做什麼，周明光？

明光 難道你自己還不明白我來做什麼嗎，大小姐？

立民 我們不明白！你說！

明光 你既不明白，那就請馬偵探長告訴你吧，他一定可以給你們講個明白！你說對麼，馬先生？

探長 我也不明白。

明光 老實告訴你們吧，我們現在要你請

去嘗嘗鐵窗滋味！請吧！請吧！

麗梅 你配嗎？你是什麼東西？

樊桃 大小姐，請你別罵人！

麗梅 罵了你們這些不要臉的東西！小漢奸！

明光 （拿出手槍來）你們跟不跟我走！

麗梅 你配嗎？你要我們跟你走？

明光 我說大小姐，咱們別鬧着不好看吧，汽車在門口等着你們呢！

小孔 急急忙忙的上。

小孔 大小姐，三少爺！老爺不好了！

麗梅 小孔，什麼事！老爺怎麼啦！

小孔 老爺自殺了！

立民 什麼！老爺自殺了？

麗梅 我的爸爸啊！哭泣

立民 小孔，你快說，老爺是怎麼自殺的？

小孔 自小從家裏發生匪盜案子以後，老爺

就打不起精神來，整天的也不說話，

若說話，也只說：「我是漢奸！我是

漢奸！我真不是人呀！我那有臉再見

我的兒女們呀！我真不是人呀！」不

管見着什麼人，他都是這樣說！有些

時候他還自己打自己的嘴吧！今天早

晨我正在客廳裏掃地，我聽到老爺屋

裏撞墜一聲，把我嚇了一跳，我急忙

跑了進去，祇見老爺跪在地下流血，

當時我嚇壞了！簡直想不出主意來，

姨太太一夜沒有回家，大少爺還沒

有起床，二少爺一清早就出去溜鳥去

了！我馬上打電話給吳大夫，可是大

夫還沒有來，老爺……老爺……（哭

泣）

立民 怎麼啦？怎麼啦？

小孔 大夫還沒有到家，老爺就已經斷氣

了！好慘呀！老爺臨死的時候還是說

那兩句瘋話：「我是漢奸！我不是人！我沒有臉再見我的兒女！我不是人呀！」

麗梅（放聲大哭）我的可憐的爸爸呀！我的可憐的爸爸呀！

立民亦哭泣，美桃發呆。

國達 小孔，你怎麼知道你們小姐少爺在這兒呢？

小孔 陳媽的當家說的。他說他昨天晚上彷彿看見我們少爺小姐在這旅館裏，可是他又不肯認！沒有料到你幾位果然在這兒，更沒有料到周先生和姨太太在這兒！請你幾位快回鑾去吧！

周明光美桃這時聽了小孔的報告也有一點發楞。

明光 美桃，咱們走吧！

立民 走？走到那兒去？

立民乘周明光未防備，突將他抱

住，國達探長都幫忙把他的手槍奪了過來，并且把他捆起。周明光祇是大罵，美桃見勢不對，欲往外跑，麗梅掏出手槍來把她截住。

麗梅 你往那裏跑！

美桃 我……我……回家去看老爺！

麗梅 回家去看老爺？你老老實實的告訴

我，你究竟從我父親手上弄了多少錢，你若是說了半句假話，我今天就要你的命！

美桃 我說！我說！請大小姐千萬饒了我！

立民 快說！

美桃 我實在沒有拿老爺的錢！

小孔 好！你沒有拿老爺的錢？哼！

麗梅 你究竟說不說？

美桃 我說我說……平常老爺給我的錢都

被周明光騙去了！

明光 胡說！我那兒騙你的錢了呀？

麗梅 把你手裏的皮包交給我！

美桃 拒絕交出，立民一把奪了過

來，從中取出銀行存摺一個。

立民 這個銀行存摺是誰的？

美桃 是一個朋友的。

立民 一個朋友的？哼！騙誰？這上面明

明寫着劉美桃的戶頭！這裏還有一個

劉美桃的圖章！

麗梅 看看摺子上還存着多少錢？

立民 （閱讀）還存着一百零五萬！

國達 正好作為我們打入北平的軍費！

探長 一點兒不錯！

立民 你為什麼要弄這多錢在手邊？

美桃 這都是周明光叫我幹的！

麗梅 周明光是不是叫你和他一塊兒逃走

？你不說實話，我就打死你！

美桃 哭泣：小姐，我上他的當了！他騙

我了！他要我和他一塊兒逃走！我沒

有答應他！

明光 美桃，你拿出良心來說話！

美桃 你不是叫我逃走嗎？你昨天還逼我

跟你一塊兒走到四川去呢！

麗梅 周明光！你這個流氓！你這個漢奸

！你這個沒有良心的東西！我們父親

待你總算恩重義厚，你居然唆使他，

叫他做漢奸，叫他賣國，叫他和他的

兒女脫離關係，叫他藏，叫他死，叫

他死了以後還落得一個漢奸的罵名！

我若是今天不把你打死，我對不起我的

父親，更對不起我們四萬萬五千萬

的同胞！

麗梅 激昂的說畢，即刻周明光胸

口開了一槍，周明光應聲倒地，幕

閉。
（一九三八，三月十日新都。）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版——1000冊
冊定價一角五分

55

著 作 者	熊	佛	西
出 版 者	中華平民教育促進會抗戰劇團		
總 經 售	生活書店成都分店		
印 刷 者	成都協美印刷局		

10212

~~XXXXXXXXXXXXXXXXXXXX~~

5142

